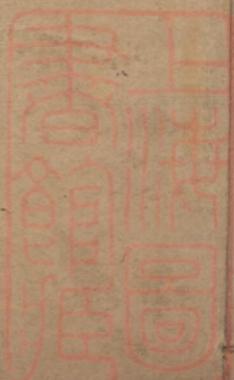


天水郡趙氏族譜

卷末上





上海图书馆  
香

登记号码

123456789006945421

先世藝文



趙氏重續族譜卷末

奉訓大夫德彰趙公墓誌銘本老譜

承務郎登州福山縣令雲騎尉賜緋魚袋張邦彥撰

朝散大夫行棣州商河縣令騎都尉賜紫金魚袋曹將明書

朝奉大夫忠順軍節度副使兼蔚州管內觀察副使騎都尉賜紫金魚袋山夢

弔篆蓋

萊陽趙君德彰既歿之二年正隆戊寅春其孤塘使其二弟植樸走福山以書來告曰塘先君孝友於家信厚於朋友、端睦於宗祖、惠施於鄰里鄉黨、愷悌慈祥、出於天性。塘兄弟蒙義方之訓、咸得列於仕版、足以承意色、備芳旨、問安視膳、以盡養志之誠。不幸先君壽不登七十、蓄德蘊用不克少見於當世而歿、嗚呼罔極之報、其無以自致矣。惟葬之以禮、庶幾少竭哀痛之思。其或溺於巫史怪迂之說、年月方隅之禁、不克以時襄事、違古悖禮、塘竊陋之將遂以今歲十月二十日丙午葬於縣之來鳳鄉、鳳棲里、先塋之次。凡陶埴工築與夫遺繡室封之須、物色咸備、獨幽堂之石未有其銘。伏念先君晚所與遊莫如子厚、子其誌之。僕自顧衰齋固陋、屏棄毫楮、其何以副哀勤之託、然自曩者以疾去職、棲

伏海上、今十有餘年、羈旅貧窮、人皆掉臂而莫之顧、獨德彰傾蓋相遇、洞開心顏、抵掌談笑、無一毫疑闕、其於僕也、誠厚、雖文溢意拙、不足以發揚君之萬一、於義有不得辭者焉、君諱常德彰、其字也、世為縣著姓、曾祖沂、祖從禮、皆隱德不仕、考僅始出從官、以宣義郎致仕、妣李氏、宣義公三子、君其季也、幼而有成、人操器度、凝遠、於經史、無所不涉獵、而獨喜論兵、尤邃其書、宣政間、設武舉於郡學、以三舍取士、君每試、輒入優等、輩行莫能先者、無何、宣義公捐館、乃歸服喪於家、哀毀彫瘠、杖而後行、既除、猶不忍以進、取為意、家故饒、家伯仲議析其產、君悉讓其甲第華屋、獨取陋舍十數楹居之、其他囊楮器用、亦皆以其冗滯敝窳者自畀、初未嘗屑屑懸度重輕也、會歲飢、民艱食、君諭還流亡、因其力以新所居、傭值優贍、媿穉兼濟、活飢者甚多、其後軍旅寢興、詔諸路貢材武士、君謂其所親曰、吾可以舊學自奮矣、始復求試於有司、義策馳射俱第一、首被薦送、而道路已梗塞、不果自達、士友惜之、未幾、巨盜蜂起、携孥避地於鄰郡、久之得還、而城邑煨燼、農畝盡廢、米翔踊至斗數十千、君收卹宗族之尤困者百餘指、與之居、甘苦豐約必均、未嘗有怠意倦色、伯兄歿、君事其嫂以禮、撫其孤女三人以慈、恩意周洽、不異所生、既又皆為辦妝奩以嫁之、從姪死、婦寡處無以自

存亦召而育之於家。君敦睦曲至，大率類此。而又輕財好施，急人之難，樂於赴救，有古風烈。阜昌間，縣令邵章嘗貸民粟以紓軍需之急，其直蓋二百萬有奇，不能以時償其民。民語稍洶沸，而郡掾盧子益者與章有隙，摭十它事譖諸其守，守怒，置章於獄。章之子夜叩門泣見君曰：「吾父方訕於讒，怒不能自直，倘民訟騰諸郡，則負累滋重，將不可為矣。惟公哀之。」君惻然動心，明日赦召其人語之曰：「令所負吾身任之，毋若是其紛如也。」君之信素著，眾無復異議，乃悉發私廩代償之。酒官翟宗古坐事為郡所窘，遣吏逮之甚急。宗古惶懼求救，君匿之田舍，而以百千貸其家，且徐為之經營，事竟得解。嗚呼，如君者，其所謂勇於義而不讓於仁者與！若夫君之治家，則和裕而肅莊，事煩大皆有條理。兵火既息，里閭寢安，即勵諸子以學，且誨之曰：「國家每三歲下書舉文藝之士，四方髦俊彈冠並出，而吾家尚未有登名於朝者，爾等其有以副吾志乎？」於是各領帑資，市書史，延名儒俾之師友。皇統丙寅，二子植、格遂聯名擢進士第，餘亦累上禮部，聲譽藹聞於中州。植初調寧海軍司理格，亦調登州司法，以便親養。君往來二郡間，每閒暇則訓勉之曰：「獄與法所係甚重，倘不以平反欽恤為務，苟免於吏責，顧豈能無愧於心？至於持身脩己，則清心慎獨，思躋於廉白，從政之要盡是。」

矣。會民輸歲租漕司以登之，受納委於格而郡吏因緣聚斂，以酷息為名，且循久例，分所獲三之一以誘主者，命之曰答送，君以為不可，遽命格却之。未旋踵，朝廷遣使廉官吏之臧否，格遂以清潔稱。君之達於事，可謂詳且遠。其所以誨其子者，可謂周矣。植秩滿，再調為唐州方城令。格為河南府錄事，皆請迎侍以行。君曰：爾等吏事寢以明習，不違吾素所誨，爾者足矣。吾衰且倦，不可以遠適。喜治堂宇，規撫宏邃，甲於鄉曲，而好客忘倦，有陳遵鄭莊之風。至是益新其齋厨亭圃，藝松竹雜卉，日與舊親耆情為棋酒之樂，以逍遙肆志。世故若無足累其心。如是者數歲，以疾卒於正隆元年八月癸酉，享年六十有六。方其化也，命侍者進粥如平時。召家人與訣，永無驚怛，雖方外遊禪之士，有所不及也。娶同縣張氏，有賢行。凡齊家教子，佐君之力為多。男五人，長塘以弟登六品，於法得膺。今為進義校尉，次植次格，官皆承奉郎，勲皆飛騎尉，緋衣銀魚，次樸次檜，以兄膺皆補初品。謁告家居，淬厲素業，方期自顯於文儒。女二人，長適進士紀玠，次在室。孫男八人，曰三錫、三益、三畏、三俊、三秀、三戒、三捷、三德。孫女三人，皆幼曾孫男一致遠。初君之考宣義公既葬，獨大父之喪偶，以故未舉。而君之長兄平亦久客於殯，君屬壙之言不及家事。丁寧反覆，惟以是屬其諸子。塘等恪奉

遺訓因君之葬序以昭穆併歸之兆以成君之素志焉嗚呼士之出處有義有  
命而世之姦愚庸妄擾擾經營列鼎結駟苟以自快一旦榮華銷歇芥茅泯默  
孰若君履德秉義雖晦於厥躬而承家襲美克有賢嗣接武聯裾品服奕奕蓋  
將震耀以興厥世較彼與此其所得何如哉銘曰道有出處匪利惟義微仁且  
勇曷濟其志孝友豈弟允叢於身區區人爵何有蚊蟲猗歟德彰俯仰無負雖  
晦厥初實大於後五子侍側朱紫煌煌源深流永愈遠益昌鳳棲之原可營千  
室作銘幽宮以待其必

昌陽戰松刊

隱德居士葬後三百六十八年為大明嘉靖十二年春二月為盜所發其十  
五世孫文耀繼下收拾遺骸見誌石陷置北壁蓋置東壁因錄誌銘並篆以  
出至二十五年冬十月始附錄於譜元孫文耀百拜謹誌

二十世際昌曰余抵下塋拜雙進士府君墓而德彰祖墓竟不知所在當日  
原欠題名石一片我鳳里祖既錄誌矣向使隧前得石一塊寧使弔祖者猜  
度莫決也余久欲商族之尊長辨其墓無疑矣而墓前暨一碣尚未知如願  
否今先梓之譜

天水郡開國伯趙公墓表 本老譜及老縣志

朝散大夫行太常丞騎都尉富春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孫人傑  
譔

承直郎充尚書省令史武騎尉賜緋魚袋張子獻書丹并篆額  
大定二十七年正月癸亥少中大夫前汾州觀察判官致仕輕車都尉天水郡  
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趙公以疾卒於萊州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二  
越明昌三年正月丙午葬公於萊陽縣來鳳鄉鳳棲里韓村之先塋迨承安五  
年春公之孫致遠調官京師稱其父命來請於予曰先少中大夫卒葬既久其  
內姑表弟嘉議大夫前益都府推官致仕張公秀賈嘗誌而銘之納諸墳矣獨  
未立碑以表彰其隧且俾四方視聽願有序焉予占籍即墨而公家萊陽是為  
鄰邑松梓相接聲迹密邇知公為審不可以辭然公之世系譜牒出處行治詳  
見於內誌故此或畧姑著其大概云爾公諱楨字彥立為萊州萊陽人號顯族  
曾大父從禮潛德不仕大考僅宣義郎致仕考常累贈奉訓大夫妣張氏追封  
天水郡太君公幼不嬉戲以勤自將稍長親炙師友服膺簡編至忘寢食年方  
志學即求試有司弗售輒杜門却掃益憤讀書甫冠遂以所業首薦於鄉既壯

與廼弟格同登進士第歷寧海軍司理參軍唐州方城縣令知鎮戎軍盪羌寨  
遭父憂去職服除充鄭州防禦判官以峻除姦弊反為邪險搆扇媒蘖官謗坐  
是左遷德順州司獄復為鳳翔之天興萊州之掖二縣令旋丁內艱終制充汾  
州觀察判官代還告致仕以年概七十朝廷可其請超授兩資仍給半俸公在  
縣先有祖產而郡城嘗置別業安車往來勝日燕集朋舊相歡放懷事物之外  
深得林下趣初公昆弟五人伯棟季檜既以公故得官而弟樸復弟兄格膺入  
仕雙親在堂同氣無恙歲時伏臘羅拜上壽雁行列進命服煌煌照映庭戶見  
者榮之公以為東土鮮儻厥後相繼淪謝惟公強健僉謂必享晚景之福其壽  
祿未可量也無何掛冠家居星再周天遽捐館舍士論惜之公元配孫氏繼室  
宮氏鄭氏俱追封天水郡君最後娶呂氏有郡封亦在天水一子曰三錫孫男  
三人長致遠忠武校尉守濰州昌樂縣務海都監武騎尉次致祥承奉班祇候  
番士次致壹曾孫男三人俱幼而未名女七人二嫁士族餘為處子公孝於親  
友于兄弟撫諸猶子愛均所生宦遊四方往往挈以從行為之婚娶教育甚至  
迨其成立而後已凡宗族姻舊敦篤不已有寸長可錄則力務擢揚或困厄可  
憐則必加濟援大抵以成人之美周人之急為己任非出於勉強而要譽於鄉

黨朋友也、公容貌奇偉、傑出輩流、望之毅然若不可犯、即之也溫、言則開露誠  
腑、了無猜忌、好潔衣服、飾車騎、齊家奉身、奢儉中禮、其治官行政、寬猛適宜、弗  
拘小節、務存大體、意度凝遠、眾莫涯其際、而竟老於州縣之職、胸中素蘊多未  
克施、倘使早據要津、任極其才而所可考者、將不止於此、噫、士之懷才抱藝、有  
致君澤民之志、期於顯達、立功策名作不朽計、不幸不遇、窮死岩穴、與草木俱  
腐、弗小見於世者、可勝道哉、嗚呼、公平、可謂能粗行其志、斯亦足以無憾矣、乃為叙  
述、俾歸而刊諸石、因屬以銘、銘曰：猗歟趙公、才德兼隆、平生所勵、惟孝惟忠、幼  
不見戲、長好學問、壯歲登科、善於從政、煩劇屢試、遇事敢為、除姦革弊、上官見  
知、綿歷三紀、竟老州縣、弗據要津、底蘊未展、年甫七十、掛冠歸來、幅巾杖履、優  
哉游哉、兄弟五人、俱在仕路、相繼沈淪、晚景獨步、身既康強、遐福可量、日月幾  
何、遽爾云亡、克享祿壽、止此而已、志亦粗行、復奚憾矣、公之餘慶、其興後昆、刻  
辭揚美、或慰幽魂、

天水郡開國子趙公墓表 本老譜縣志

大金中順大夫、同知寧昌軍節度使、兼懿州管內觀察使、上騎都尉、天水郡開

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趙公既卒之明年其孤三復走北海告子曰我先人去歲自官守奔祖母太夫人之喪東歸抵此十月十日以疾卒於烟家萬登仕之客館諸孤扶護還里倉卒中權厝於趣果佛寺我家世父以卜今年九月二十七日祔葬祖母太夫人於先大父承直之兆我先人當從葬於其次幽室之石禮部郎中郭長倩已嘗誌之而墓表未立我先人與公同年友也而又聯姻姪之契願摭其實以序之將與石人虎羊之儀以揭於外庶幾少伸人子罔極之恩予應之曰雖不敏然予樂道人之善義不可辭公世為萊陽望族皇統丙寅與仲兄植同登進士科公初守登州司法參軍秩滿調河南府錄事次知晉寧軍神木寨賜銀緋不兩月丁外艱去官服除遷鳳翔府麟遊縣令未滿石為尚書府刑房令史歷五十有二以勞遷大理寺司直後復得外除任彰德軍節度副使兼相州管內觀察副使既代充西南路招討判官一考還堂授都水監丞及瓜改同知寧昌軍節度使兼懿州管內觀察使散官勲爵皆至正五品享年六十有二公諱格字彥至隱德不仕諱從禮者於公為曾大父也任揚州觀察推官後以宣義郎致仕諱僅者於公為大父也累贈承直郎諱常者於公為考也天水郡太君張氏者於公為妣也考妣官邑俱以公恩得之昆季五人公

處伯仲之間既敬且愛凡三娶初娶同縣張氏次娶東萊曹氏後娶太興張氏皆著淑行並封天水郡君前張氏曹氏先公而逝亦祔葬於公之幽穴三男長曰三復藉公廕補供奉班祇侯南京昨城縣商酒同監次曰三恕三處皆未仕一女適余長孫中庸是也公入仕三十有三年為人不好嬉戲倜儻有大節事父母孝與朋友信清白褪身工於文學敏於政事所至皆以能稱而去則見思嗚呼若更天假其年而勲業未易量也是豈命也是可哀也夫大定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中順大夫前定海軍節度使兼萊州管內觀察副使上騎都尉濮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吳似之述并書

奉議大夫行海州朐山縣令隴騎尉賜緋魚袋張秀實篆額

造碑刊字人青社單松年同弟單椿年并寧海孫俊民

保義校尉趙君墓誌銘

萊陽趙檜字彥壽諱從禮之曾孫揚州觀察推官後以宣義郎致仕諱僅之孫贈承直郎諱常之幼子母曰天水郡太君張氏君幼以詞賦舉進士五貢於鄉大夫後以仲兄植廕補供奉班祇侯為靠宮支燭都監後為登州府福山縣商

酒都監受代還里而後日大丈夫安能槁坐於官庫間爾浮沈里中日與故友相娛不復以仕進為意大定十一年四月十有七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四十有六娶脩武校尉王文煥之女生四男長曰三畏次曰三省三德三捷一女適修武將軍劉聰男彥休三省早夭餘皆克家貲致潤屋有子如此豈非君之積德而天報於後耶以十九年九月壬午徙葬於先塋之次銘曰世之積德天報甚明厥躬不享其後必興椅歟趙君壽雖不永有子克家優游里中刻之堅石以闕幽宮

登仕郎充登州軍事判官董清臣撰并書

大明崇禎七年十二月初六日族孫二十世際昌同姪潤孫仲模壙中錄出謹記

順天府通判商鼎趙公傳本縣志

公諱鉉字商鼎操履孤介問學淵源邑咸宗之叢尚書蘭曲侍郎銳皆出其門登成化甲午科鄉試尋以親年高選授順天府同判廉明慈惠民戴之如父母居一歲而疾作時有富室潛以祖軍欲移於他姓之貧者間持百金冀易軍籍戶名公時伏在牀褥厲聲曰故為爾祖軍與伊何預吾素非脫富役貧者肯利

爾餽以玷吾清名、累吾子孫哉。亟麾使出辭畢氣絕。僚屬為具棺殮、篋無餘貲也。子雲龍庠生、衛母伏劍、旌表孝子。孫桐由舉人、歷順德府同知。曾孫密由舉人任獲嘉縣知縣。

直隸順德府同知趙公墓誌銘 本老縣志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三級紀錄七次通家生徐階撰并書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加三級紀錄五次年家侍教弟寧春芳篆蓋

楚材諱桐姓趙氏、世為山東萊陽人。金進士開國伯植公之十五世孫也。高祖英、輸粟千石賑飢、旌表義民。曾祖慶、助賑五百斛、欽授散官。祖鉉、舉人、通判順天、沒於王事。父雲龍、庠生、贈安肅縣知縣。正德六年值流賊之變、以身衛母、伏劍死。母宮氏、銜荼茹蘖、垂四十年忠孝節義萃於一門。識者知趙氏之必昌也。楚材生而穎異天性尤篤、失怙時甫六齡、痛父殺身成仁、即誓不欲生。母以是愈鍾愛之、日夜訓誨、恒至達旦。十歲九經俱成誦、文章卓然可觀。一時有神童

之月十三縣試冠軍旋補弟子員次歲考列優等食餼宗師徐公三江名士特  
加賞識賚予甚厚二十三以五經魁東省步金門上玉堂指日事耳詎意累試  
春官不得志三十五以親老家貧不能供甘旨乃就銓吏部畿寧直隸保定府  
安肅縣知縣下車之後即迎養老母事無大小悉稟白焉安肅文風久不振楚  
材於學宮旁構置書院一所延師教讀暇則親自講解凡承訓誨指示者品學  
靡不兼優越三載中式鄉試者數人興學造士厥功偉哉邑屬衝衢夫馬供應  
草料攤派及一切辦公之費苦累百姓者俱申請上司永遠裁革歲飢請賑格  
於部議不准乃捐俸賑濟邑中好義者競助之施是以鄰境飢民揭竿而安肅  
一邑安堵如故邑有巨滑占人田產伯人妻女為四方逋逃藪者且數十年前  
令恐致事變置不敢問楚材乘其慶賀率壯勇親往擒之置諸重典遠邇無不  
稱快邑西鄙李家村李良女有姿色原許字王生者相富室黃炳見而慕之誘  
李昧王生親與締姻焉楚材偵知其實立拘到案黃以千金李以五百金浼人  
買直楚材佯應之而斷令女與王生當堂行合巹禮並賞以李黃之賄金千五  
百兩謂李黃曰爾俱應斥革枷杖以金故置不問今王生已入泮食餼前程正  
未可量也邑多刁訟楚材燭照如神凡准一詞俱令原告自拘隨到隨審案無

留牘而亦無寃民其他善政不可枚舉任四載雞犬不驚幾致刑措旋以卓異陞順德府同知去之日老幼男女簞食壺漿盈滿道左以數十里之地三宿而後出境而且邑人悲失慈母為立生祠以祀其所以感人者固可想而知也至於順德之同知缺不過一閒曹耳楚材到任適郡守老且病一切事悉委辦理而屬下諸要案及上控疑案尤非異人任所謂知府者僅以守府而已任二年御史獎者三巡察獎者四撫安注上考者三司道注上考者再大名缺出方擬擢用而瓜代者忽自天降眾皆愕然不解其何由久之始知當道者六十大慶其黨約與為壽楚材拒之太甚之所致也或勸之少自貶損猶可挽回楚材曰造物不予以脂韋之骨誠不能為五斗粟折腰嗚呼操守若此不亦可以無愧矣乎予己丑分房得楚材卷疑為宿儒及來謁乃一少年喜留數日旦夕講論終莫測其底蘊談及當世之務尤為切中時宜蓋不待滋政親民而其所樹立者固可以預知之也前歲楚材解任予日望其來都聚首以慰飢渴詎意遲之至今而其弟梓竟持狀來乞予誌銘也嗚呼惜哉嗚呼痛哉按狀楚材卒於嘉靖二十八年七月十六日得年四十有四娶于氏例贈封宜人子二長憲娶張氏次客庠生娶王氏女三俱在室將以嘉靖三十年四月十九日葬於鳳棲里

先塋之次予誼屬通家不可辭亦不忍辭乃為之銘曰幼而失怙順厥慈親長而事君允為蓋臣終不附勢厥惟完人忠孝節義萃於一門以紹前徽以啓後昆鳳棲之原縣河之濱營爾幽宮庶慰貞魂

陝西按察司副使趙公墓誌銘本老縣志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兵部尚書王崇古撰文并書丹

趙公諱文耀字絅夫別號鳳里祖家東海萊陽郡傳稱東海世家多磊落倜儻之士負氣豪邁行不詭於流俗有大丈夫風蓋得山海渾灝之精毓為人大公其一也公族自宋世歷元季十四世祖名楨格兄弟登進士第多名宦至明初為郡故家高祖勝曾祖銳祖漳考教授君松於宏治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生公於永年學宮公賦性穎慧七歲教授公授章句即領大義十歲善屬文十三能賦詩十九補縣庠弟子員嘉靖乙酉以尚書魁東省累試南宮學益充邃辛丑登進士第與予為同年友授戶部主事督餉天津廉隅自飭糾正府衛夙玩上下憚之乃迎二親就祿養承顏舞綵親用底豫適教授公卒於官邸公哀慟骨立扶柩歸卜兆襄事封樹如禮既免喪赴闈復除戶部郎以考績勅贈父承

德郎封母太安人、尋擢員外郎、司帑藏出納惟允、莫能干以私、既以才名擢山西按察司僉事分巡口北道、住上谷、時虜患孔棘、適大虜逼鎮城、近地軍民避虜、超城下幾千人、守帥嬰城、莫敢開壁、公毅然闢四門、盡納軍民、全活甚眾、邊人尸祝焉、嘗出邊督建墊堠、遇虜猝至、督兵戰却之、蒙恩賚金幣、庚戌虜犯近郊、詔遣大將軍仇、臨邊視師、恃寵跋扈、公執抗不為禮、仇亦敬憚疏薦其賢、在鎮肅紀飭兵、裕餉製器、力雪故帥之冤、却餽謝居二載、備極勞瘁、進參議、仍分守故道、廟堂推松畧、當需次開府、時有要公干謁、時相速化者、公婉詞拒之、會詔選各省民兵援蔚門、乃擢公憲副、督山西兵、守喜峰口、既罷兵、改除蔚州兵備、治軍嚴肅、負氣剛介、不能俯仰、巡關使者誤有指摘、銓部廉其無他、擬調任公奉母歸里、親友勸出補、乃即春聯述所志、表其閭云、大地春回、忻見天恩蘇萬物、慈顏年邁、忍將日養易三公、遂杜門、日奉太安人起居羞澀、備極懼慄、居數年、痛兄弟先後逝、諸侄息婚嫁、極力營辦、為諸侄咸治產供贍、比歲大飢、盡出積粟、賑貧乏有差、全活甚眾、開館授諸生、分經校藝、戒記誦俗學、務令博洽、嘗為學約云、通儒不可以一經目、全才不可以一藝名、體備用裕、終身受用不尽、鄉賢士登科第者、多出其門、憫鄉邑差賦繁重、民力不支、達當道、稍從容良

益出資樹學坊脩祖社仗義樂施雖室無厚積竟解中顧宗族稱孝義焉歲已未太安人卒公盡哀備物祭葬以禮既禫除親友勸之仕幡然起曰予道既畢臣節當盡乃赴闕補陝西副使飭兵潼關時予任陝臬長喜聞公至握手話生平甚懽公有仲叔嘉靖初任固原邊倉旅喪橐葬近地公乃選使齎俸金往覓遺骨備棺殮輿櫬歸葬祖塋為文以祭詞甚哀寮友咸感嘆予日見公直氣勁節越廿年無少挫折談兵籌邊雅負壯猷即慮公偉度軒豁議論慷慨後生莫諒也數勸分務謙抑遜出免觸時忌公斂容謝竟以事忤觀察被論歸予深惜之里居十餘載卜築名園嘯傲山水飲酒賦詩悠然自樂若忘其貴結同志為忘機社取古抱甕義期共登君子之堂不為世俗飲食宴樂云也所著有鳳里小稿存家笥公初娶孫安人中歲卒繼劉安人孫生二子俱夭折乃取三弟子壻為嗣教之即學膺詔貢於鄉歲乙亥命壻入仕授沙河尹過庭訓以節用愛民省刑薄稅壻奉命服官方二月而訃音驟至得壽七十二為萬歷三年十一月三日也壻卜萬歷五年四月十三日奉公合二安人葬於祖塋之麓以予與公篤專弟貢士址持狀屬余誌其墓予謂立人之道孝弟為先居官之常才識為最公克篤孝弟鄉黨稱焉顧才識之施惜時未究昔公之陝適邊報旁午予

叩公朔薊事。公毅然嘆曰：「今武備久弛，虜勢且猖，戰寡難勝，守散難支。昔歲虜酋請通貢市，總督翁公累請於朝未允。既復殺其來使，激虜忿恚，侵擾無時。今若容虜貢市，或可歛虜脩備，惜時幾不可復矣。」予味其言，尚未深信。比歲庚午予自陝邊移督雲谷，目邊備狼藉，稽往牘見翁公議虜貢市疏草，凡三四上，詞甚忠懇，心切嘆服。竊計虜難服，無端以要貢，我不可以損威以徇虜，方飭兵勵戰，適虜酋俺答孫那吉來降，乃乘其索孫構獻集逆，勒令合親族盡河套諸部落，納欃受封。歲通表貢如藩臣禮，容與軍民互市，盡雲谷延寧甘肅山陝七鎮，莫敢復犯。當時朝議紛起，率謂旦夕不可恃。今且七載矣，每思太史公云：「非常之原，眾人疑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向使公得專制諸邊，出所早見，運才識如昔者之言，其所表樹詎可量耶？歲乙亥，予入典京營，公作書頌余，猶幸前言之有徵。茲因公久要不忘之忠謨，予所深信，而惜施之未究也。是宜特書以昭隱德。壻娶劉氏，孫男三，以鋼、以欽、以鈺，俱聘名家未娶。孫女四，長適李氏，三在室，誌得備書銘曰：「乾坤有正氣，海嶽毓精英。篤生偉丈夫，甲第馳令名。官程歷中外，雅操勵公忠。英標負壯猷，持節蒞邊庭。表餌思和戎，時幾嘆未逢。嗟予誼同袍，契合矢協恭。公歸卧東海，忘機效海翁。」予久掌邊圖，格虜息邊烽，報主追

前脩久要慰生平頌言墨猶新清夢斷兩楹椿摧藹餘芳鳳去留遐聲馬鬣鬱  
崇岡千載勒芳銘

趙孝子傳

封邱何家琪

孝子姓趙氏名璧字立一萊陽人父文焞明嘉定州同知孝子廩膳生奉母居崇禎之季流寇蹂天下神京屢震我

大清間以偏師牧於邊萊陽濱海尤戒嚴十六年癸未師薄城攻之不克去已而復至乃陷方攻城頃孝子適與守禦事顧歸必請母避數請弗應及是涕泣長跪於母曰兒讀書為諸生今日之難義不敢苟免免大人而後死母曰惡汝讀書知義謂我老婦人獨惜死耶且我亦大明命婦也言未卒孝子舉首見兵刃滿室起趨母前謂刃者曰乞殺我母驚我母且詈刃者且嗾孝子曰小子毋多言是我萊陽趙氏母子報大明日也刃者復劫母踏斷一臂孝子捍衛愈力刃交下已絕猶抱母不釋母並死初孝子家有空棺母指棺以孝子四歲兒付乳母曰趙氏不可無後事急免以此果免母氏于何家琪曰家琪嘗恭讀純廟所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萊陽賜專謚者一人通謚且四五人何一邑忠義之多也及考邑志類不詳志作于康熙中豈當時秉筆者猶不能無隱諱于其

間與至于癸未之難官屬以下死卅餘人列姓名而已且逸趙母子事夫歐陽之於五代稱良史獨無韓通傳後世疑之我朝如天之仁褒及前代為亘古未有而下方記載尚闕略如此嗚呼孝子諸生母命婦固無愧矣予追傳本末異日必有補而書之者

平谷縣知縣趙公自著歷履誌銘

歷履者何言自少至老經履之地所行之事也如以華言文之美行飾之行事另是一人文章另是一人則優孟而叔敖也豈真叔敖耶人為我狀且不可而况以我狀我焉可誣也以之示人且不可而況以之示吾子若孫豈可誣乎予幼為即解事大父常攜至瓜田嬉戲六七歲時大父口授以書尋至十一二舅氏僑居海豐某鎮招予從海豐茂才楊師遊不幾月而歸另從閻師魯山習業梵宇年十四家寒無貲借居大母侄曾氏宅尾一室四面無垣畫則扃戶入寺夜則同父而眠薪水時復告竭子母往來於邑南五里道上如織兼大母病瘧既向城市顧子又走鄉村侍姑誰謂荼苦母齋之矣厥學不成又辭閻師同一友人習靜於馬祖廟時鄉紳王公魯源學識頗高賦性伉烈人多憚之一日偶同大參范公散步至廟見予呻吟不輟曰何故無師命一題曰學求如是而已

文期倚馬子援筆立就王師大異之曰亟從吾遊侍函大者六閭月補弟子員  
第二試輒高等再歷六年食餼學宮處館邑人田氏其月糧束脩用以娶兩弟  
婦嫁三妹不私妻孥一簪珥而田氏子年方十四郡試七藝居第一期取大物  
未久蚤世乃復館於李氏督李氏子弟遊泮者數人登科一人後辭歸課兒山  
房晝夜苦吟長兒際昌未冠入邑庠第一弟思謙亦入庠第一至妹丈兄弟姻  
甥輩在門下相繼環橋水者尚可屈指予接引一片真摯想今脉脉猶在人心  
也方三十後為長子次子婚嫁長女於銓部君及先考送終事完時年已五十  
業人生萬八千場矣平生無輕一字入公門無占人分文便宜與人不輕失色  
真有臨深履薄之意惟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自砥至五十七歲己酉膺里選  
在學四十餘年以行優舉者再試棘院者五偕長子試者二竟以博士終至萬  
歷壬子長兒際昌附予壻銓部君驥是年二兒病殞遺腹子生今名吾蕃相繼  
數年三兒婚次女嫁河曲公次子子乙卯選曹州司訓里中年荒食人長兒丙  
辰携家計偕予奉老母南行食指眾多俱抵曹以避大飢予在曹五年除本學  
公事外並不放債不囑託閉門靜坐戒僅僕不出大門時與諸生相過者共議  
論或遇州守公出代守看視惟恐事出不虞有累官箴偶一次遇強賊二十五

人用假勘合稱援遼把總討馬子見其氣色不逞飭衙門私自嚴備及二更果聲砲攻門時早快並火夫人等聲木擂鼓持戈控弦有聲震天地之勢乃以有備遁逃前至清豐就擒予遭此變萬死一生有天幸焉予居曹寒氊一味清正各御史謹獎十二提薦二正薦一及轉平谷曹士大夫及青衿子姁女且眾同寅有新城王公晤吾者曰公行矣吾失依歸彼儕小人沾私恩泣送者又不足道也自曹抵里熱暑夾以風寒左臂痛甚已有懶向平谷道上意會遼陽事急地方缺官催檄如雨及抵任廣寧又陷廣寧逼近山海距都門僅六百里人情洶洶平谷斗大邑耳援兵並文武職官往來如梭夫馬供應不給又地狹民少歲派銀止六千兩俱馬頭夫役工食雜支之費並無起解京邊錢糧其四社四屯兵不足五千至流寓百姓每歲審派徭銀不足百兩上台過往輜捐夫取給於此民困窮矣且除正項六千外飛差甚多如派遼東黑豆三千五百石腳價銀稱之熟鐵費二百兩麻楮灰萬斤申准二千修光廟陵寢驛車六輛雇價四百兩一時上司驟至如樞輔如本兵如制臺各道屬部廳供應極難措手大抵除應上司外不忍費百姓一丈其薪米俱用市價亦無行頭科索又本縣幅員褊小詞訟絕少時准一詞並不差人勾攝原告自拘一到自訊置罪贖俱無不

妄刑一人至本縣積獄事閑母子兄弟大變無不剖決合宜仍有前任未完盜情數起俱為之申請開豁此外伸冤理滯如營州後屯指揮揚效忠物故其子加獻應襲舊令齊公停閣二年予細加查覆申道蒙允加獻始得襲職亦一快心事也他如上臺行移不便於民者予張胆議寢如制臺之蓋馬房太僕之免馬費俱申准行本兵張公鳳皋駐月餘對道官曰此官鴉雀不驚撫基李公念塘曰此官淡泊守己平易近民正與地方相合豈虛語哉履任六閱月事無不辦民懷其惠且畏其威巡青及兵部等衙門獎二戶部薦一密雲管糧主政來公復兵部贊畫主政葉公震生太僕少卿林公熙春減刑評事魏公尚賢本道張公樸及各按君考皆註上上第因病乞休致諸上臺皆曰平谷縣小且疲虧他撫循一切事體無不妥帖奈何令之去慰留再四獨是兵興之際日夜交瘁較前病有加堅申前請部覆已准致仕而時方急規避之例遂奉旨削籍今已蒙恩復職蓋數數矣予年已七十矣有病與無病相半清明與昏昧相半心緒不佳懊恨虛生一場今已葛巾敝履優游田畝窮約終身謝世事而不營辭賓客而不樂惟日瞻老母一喜一懼惜祿養之事特缺終天之恨難釋可奈何予一生注意書籍頗有幾十種子孫未必能讀予妄為之希冀也予老矣在世日

短諸孫尚幼口授無日作紙上談文一冊集名家談文一冊抄張憲卿課兒行文一冊此小學之功也又選思訓篇內外篇三冊又撰族屬譜一篇墓田遠記一篇內外親譜一篇并予歷履誌銘一篇以遺後人予有號四初入庠號微升以白屋而博青衿也司訓號儒壇以位在諸生上也任平谷號駢黎以統治百姓也歸田號逸人以去仕而逍散也予自知不及管窺而為家傳迂言如是倘後日有善繼述者予九原之憂或可少釋乎銘曰嗟嘆此子兮何為莫知窮有所養兮達無所施敬而無斁兮方以自持時不逢世兮匪我如石聊以自誌余其斯已矣

不孝孤等敬述而泣曰嗚呼此先君遺筆也誌成於甲子己閏六年所矣客歲告終始以授不孝孤等得而啓讀之蓋不勝其憊踊痛號而涕泗橫流也其示不孝等曰此誌以示爾輩子若孫耳不欲其傳也惟其止為家傳計故質而不文樸而未備於家世姻姪皆弗詳然而先君子生平歷履無不可令人知且臨終顯異合邑瞻禮邑乘國史是可以傳則誌銘體裁烏可不備敬涕泣而為之補蓋趙氏係出萊陽為別代開國伯開國子兄弟進士裔一諱植一諱格也又聞洪武初有一祖官留都治中中連坐法祖惧不免遣安人

携二子歸西徙抵霑化安人携次子居此不孝寒宗竟以安人作鼻祖也長  
子抵陵縣譜載次子德生景祥景祥生禮禮生淳淳生顯官永寧縣草場大  
使顯生璧永寧縣寄學諸生嗣改諱志志生松壽字仁甫生子五不孝祖其  
次諱養性字本善號善吾舉鄉耆生子三不孝先君其長也先君諱思睿字  
作之號四馭黎其一也先君生秉異姿賦有至性居鄉居官刻意砥礪大抵  
詳前誌中惟是履任平谷病勞交瘁歸田以後傷壯懷之莫展恨夙願之未  
酬膏肓不起竟以齋志長逝也嗚呼哀哉先君生於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八  
月二十日子時化於崇禎二年己巳十二月二十日卯時享壽七十有五家  
大母曾氏今九十五歲猶哭予配李氏為孤等母今七十二歲稱未亡人先  
君丈夫子三長不孝孤際昌萬歷壬子舉人娶李先明女次翼昌諸生娶諸  
生周世泰女蚤亡三運昌附例候選縣丞初娶大城縣主薄丁公汝璟子廩  
生丁懋良女繼娶李桂女今娶彭萬冬女女二一適萬曆癸丑進士承德郎  
吏部文選司主事丁鳴陛勅封宜人二適山西河曲縣知縣孫公瀛子諸生  
孫翼林孫男三吾麟聘蘇州府同知王公典孫廩生王丕振女際昌出吾蕃  
聘河間府同知吳公應軫曾孫諸生吳慊女翼昌出吾芳聘諸生丁啓昌女

運昌出孫女五、際昌女一適廩生羅載淳、蚤世、翼昌女三、一適故城縣知縣  
李公元忠侄、諸生俊英、一適萬曆己酉解元范公元案子成德、一許字諸生  
陳萬策子騰蛟、蚤世、運昌女一、許四川左布政李公芳侄、諸生李元宣子人  
英外孫男四、廩生丁之箕、趙宜人出、餘孫門出、外孫女一、趙宜人出、外曾孫  
女六、羅門一、李門三、范門二、將以崇禎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厝於荒塋、嗚呼  
哀哉、不孝孤昏憒之餘、猶憶先君於去年十二月朔三日、即辟穀不食、康健  
動作如常抵初五日、置筵奉家大母同家慈呼諸子女於前曰、予生平不作  
兒女子態、楚囚相對更無味、子數日不飲食、想當回去抵晚、曰、生之有死、如  
晝之必夜、兒女輩留連、能使晝不夜乎、此夜難再得、諸子女能飲者飲、可食  
者食、此永別之歡也、即歌鳳凰臺一首、又歌雲淡風輕一絕聲、可中金石、隨  
日、聲音無恙、久不食、筋力漸衰、明朝六日為我設香案、謝天地、次謁家廟、謝  
祖宗、拜跪如禮、即至東廂曰、亟取茶來、隨歌物如自得、一絕又歌文丞相人  
生自古誰無死、二語仍返內舍、手草一箋、送兩軸小畫於丁甥、又曰、十日爾  
母誕辰、銓部君來、予當拜別此一面後、當作桃源後津矣、試整杯酌候之、及  
期相對含淚、又歌天心水面一絕於十三日、拜別家大母、并家慈俱成禮訖

將革前諭孤曰啓子之際惟爾輩在不許婦女近前壞吾大事子終氣後閼數辰方舉哀勿蚤以驚吾心子終後有願面予者莫之止抵十九日屆夜吾久不飲食人如此想自不凡稍卧即呼孤曰亟煎薑茶至手飲二杯盤膝而坐正面西向無跛倚態連呼大母者再而飄然鶴馭矣正容在庭端坐三晝夜上自邑父母公學傳先生暨里中士大夫下及童叟無一不望顏色嗚呼異哉嗚呼先君真迹生平備在前志不孝不惟不能文亦何敢妄加丹黃以掩先君本色先君已自狀銘亦不敢別請止以跏坐遐舉縉紳中未經耳目孤學問淺陋不能為先君揄揚奇事幸邀惠於宏儒鉅筆賜以傳記詩文用光泉壤不孝孤勒之金石長歌瓊玖之章矣

不孝男際昌等泣述勒補上石

平谷令趙公跏化傳

翁精神奕奕年踰古稀而好學不倦動履康強蓋百年猶未艾也會己巳嘉平之月朔三日而辟穀越三日辭家廟又越五日而拜別太孺人并孺人又越三日冠帶肅坐命焚肩輿衣履自示終期不近婦女抵十九日之夜乃呼諸子至前囑以後事盤膝西向而翛然跏逝矣嗚呼此千古奇事也夫跏化一事攻浮

東都郎中  
雪花人  
丁鳴陸念源

屠者間亦有之翁生平不佞佛而屬纊乃與苦行者等豈非善報哉一日翁伯子孝廉際昌等跋跣造余廬以傳見委余束髮託翁門下既辱翁婿之雅復忝門牆之誼知翁莫余若余曷敢辭大抵翁聰慧穎異忠厚正直生平砥礪列之自誌甚真余小子曷足識其大者第猶憶甲辰歲翁招余在齋頭時領翁議論超超元箸若飢十日而食太牢焉一經陶鑄便成名士如翁伯弟思謙并余與孝廉公皆游泮第一其他環橋水而歌鹿葦者未可更僕余偕孝廉公一時共筆硯者較讐文字獨許可余兩人己酉翁膺里選壬子余與孝廉公連鑣共轡矣乙卯翁謁選主爵除曹州司訓抵任內督子外課士戊午之役曹得雋者五多名流本道吳公移獎曰造士起鳳騰蛟庭訓蘭芳桂馥非虛語也嗣以薦轉平谷令時值廣寧變棘盡心拮据為運糧腳為荷戈主他如斷疑案銷積案寢制臺馬房之櫟覆萬戶承襲之文一一在人口碑莫可殫述撫臺李公念塘目之曰淡泊守己平易近民正與地方相宜因實錄云翁一生歷履忠孝大節詳翁自誌讀之猶多欝欝不得意語嗚呼翁即艱於一第哉已儼然百里侯矣孝廉公文名海內豈久屈人下者不於其身於其後人異日策名樹駿暢公之所未發則德門之流慶固未既也翁諱思睿字作之別號四晚號逸人系出萊陽占

籍靈化之城南五里所著有恩訓等書十餘種藏於家

讀趙逸人跡化傳

江寧人陳繼儒眉公

真經世者方能出世、真出世者方能經世。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頃讀平谷  
令趙公跡化傳而異之。公諱思睿，字作之，為諸生，號微升。司訓曹州號儒壇拜  
薊州平谷令，號馭黎。晚年解縣印歸田，號逸人。享年七十五。子三，曰際昌，曰奕  
昌，曰運昌。際昌登萬曆壬子榜，文行烜赫，海內所推為夢日先生者也。公來髮  
受書，風雨齋蓋屏蕭寺古廟中，咿唔不輟聲，屢試高等，餞於學宮里選明經。公  
五十有七矣，一振鐸於曹州，出方畧以消倉卒之強寇，再鳴琴於平谷，儲兵餉  
以應驛騷之軍興。已而解綬拂衣，收綸罷釣，居然儒者高蹈矣。生平以孝弟忠  
信禮義廉恥自砥，即以此教子教士教民，不聞佞佛也。而跡化從容雖白頭尊  
宿，久向茆茨石室中坐，破數十年蒲團，煮過數十石折脚鑄飯，豈能撒手自如。  
公何修而得此哉？客曰：「公貞確嚴潔，味不甘口，曾不帖席，七十年如一日。則滴  
水滴凍之苦行也。」子壻門生，則道伴也。發蔀擊蒙，使北面負牆而請教者拔高  
等級魏科，則上堂說法也。學署一龜斗大，一邑則禪房律院也。調御擴盜，則魔  
軍也。言動不苟，聲寶流聞，則忍辱鎧精進幢也。著述咏歌，則阿含小品也。此公

之所以談笑如化如屈伸臂項而無難色也。吾聞公已巳臘月朔言笑如恒時。越三日而辟穀矣。越五日置酒別太君，并元配子女輩聲歌琅琅若金石矣。三日肅列香几謝天地謝家廟矣。越三日整衣冠端坐先焚肩輿次焚衣履預示死期矣。十九日之外呼諸子受遺命全跏趺西向而逝矣。嘻異哉余謂公深得儒者家法此正教非浮圖氏教也。昔朱晦翁易簣時索紙筆作季子書次作黃勉齋書又命仲子代作范通守書塗竄二三字精明不亂邵康節寢疾曰吾欲巡化一遭與溫公橫渠伊川談笑訣別寫太平數行詩五更捐館此何曾掀奇捏怪作方外狡猾伎倆乎特以士大夫少諱老老諱死偶嬰末疾輒與兒女子握手涕洟乞靈於巫醫師以緩須臾之死其狀可憐而其言至醜鄙不可聽遂使王孫傑劉伶鍤陶柴桑王東臯白香山之自挽詩志共指為知命達生之高人而未若趙公之真正如化者也。經世出世游戲在手其朱晦翁邵堯夫之流耶若曰生平不佞佛而實學佛作家客猶未能深知趙公也余故表而出之以告具明眼人者。

## 馭黎公贊

予讀馭黎公志傳而思古儒者之作用未嘗不可見於世也。公負博雅之資蹈

臨川侯元宰相羅萬藻文正

純實之節涉水流之運會而衰義服訓造次必於古昔所稱道彌往而風彌厲  
非耶以彼其朴然僅以博士起家一振鐸於曹州再鳴琴於平谷遂善刀以止  
用不副其才為當世所歎顧其為司訓時教行於州之人士衣冠言動望而知  
為公弟子間視州守篆出方畧緝強寇數十轉安危於眉睫之頃而不動聲色  
抑何不測也平谷斗大當東事之方殷供應百出公外給軍興而內修雍容之  
化無缺於事修廢振抑君子嘉氣義焉若是則公之效其能亦既宏矣昔周程  
朱陸之儒其施用於世有大與小然所至有以自見教化之事經濟備禦之概  
見其緒餘於世者皆智勇之士所袖手咋舌而未易措是無他故其體用之學  
誠粹於己也公抑其儔乎至臨終跏化來去從容公所自主於微密之際者殆  
不可知矣

白河君傳

封邱何家琪

白河君者前萊陽趙孝子璧之孤脫難於乳母者也為令多惠政以代輸逋賦  
特聞當是時白河遭明亂田野污萊民新集租缺供者累年矣大吏徵之急無  
以應君至喟然曰是我之責也於是舉橐中金盡償之民相與為堂祠君迨去  
有送至襄陽者初令濬濱界冀菴濱河恒藪盜君承上令難之未嘗濫曰盜本

吾民也敢不慎諸。河將決，相勢疏導水少殺已而雨止，城不沒三版，眾恐乃顧神願以身贖民命。患遂弭，旱蝗如之，天下之變未有不起於民之凋敝者也。為州縣者，逞逞亟賦稅，假公羨取，或值蓄變廉上蠲豫徵之，甚至已蠹坐民逋其不然者，熟視其力，君子之任職也。苟心焉力有不計而卒以拯民，至於蓄至而屢弭，嗚呼，豈偶然哉！君名以鑄，字恒麓，生明崇禎十三年，以國朝康熙十一年拔貢生，為夏津臨淄教諭，旋遷令，春秋六十有六，後百數十年，人猶白河其居云。

恒麓公至誠感禱序

河南巡撫顧  
汎直隸人

為吏難，至為良吏，則更難。刑名錢穀，趨辦於簿書期會間，若此者能其官矣。難乎其愛民也？風雨調寒暑時，因其便而節宣之，若此者安其常矣。難乎其禦變也？溫良慈惠，和易近人，人羣相愛戴，若此者德及人矣。難乎其格天也？粵稽史書，稱循良者代不乏人。若夫仁愛並包，常變交濟，天人協應，卓然以良吏著聞者，蓋戛戛乎難之。余撫豫之次載奉命督運道，經浚一入疆口，碑藉藉，問其人，則賢侯趙老父台者是。及相晤，言論丰采，卓越不羣，心竊異之。會台省缺員，詔取天下良吏，一時各舉所知，公則置之選首。入告者越三日，意其着鞭去。

未及西山張副憲過汴詢公狀云部議未果扼腕者久之因問曰公不去得無介意乎西山曰正異其殊不介意耳公不去固不介意假使公且去則其介意者正多矣余曰云何西山曰曩浚有三變而三不為災賴公三禱焉先是患水堤潰流決沿河百五村旦夕浮沈公單騎殺其勢折其流慶安瀾矣無何霖霪經旬滂沱無涯城門盡汪洋眾束手公禱於河神願以身代俄傾水退未溺一人今春蝗生為害甚熾僉憂之公曰吞蝗難事也撲蝗易易耳率眾先馳風雨不輟埽清無遺嗣有接壤奔騰者飛止無定貽害無常公禱於蜡神立時南去席捲一空焉乃不意商羊既往肥蟻遙落旱魃之為虐實甚公不敢鞭雷公也詎曰焚尪已乎日夜齋沐禱於雷雨神不三日甘霖遂大沛油油者如故焉豈惟無傷歲且大熟夫當行取不果公之不幸也乃歷三變而三禱皆應公不幸實浚之幸也向使公且去孰與除禹甸之患孰與效姚相之為又孰與責桑林之事哉且公未嘗一日忘浚也使其去奔走長安遇吾鄉縉紳談及三變是時身立朝端既不得目覩又不獲手援意必憂從中來自朝至於日中昃殷然若已溺已飢之不遑寧處也則其介意者不既多乎余聞其言而慨然曰公之為吏如是哉此則愛民而不徒能其官者也禦變而不徒安其常者也格天而不

徒及乎人者也。舉人之所難者，曾不足為吏難。舉吏之所難者，曾足為良吏難乎。昔劉昆有二德，魯恭有三異。一時稱最，今三禱皆應。則是漢有劉江陵，魯中牟今有趙黎陽也。由是上之天子，用以展其夙抱。今之愛民，即異日之宏濟蒼生也。今之禦變，即異日之挽回氣運也。今之格天，即異日之參贊元化，變理陰陽也。曾吏治之為公難乎哉？

康熙三十年相月穀日

贈中憲大夫府君歷履行實

吾家生天水郡，清白傳世。自城北鳳棲里老塋枝分，始祖霑葬城南底溝，相隔不二里。達祖葬古城牛子向，坐南朝北。有一道人改之，風氣甚厚。此乃發祥之地，邑之舊挺城也。自始祖至吾，又二十世。自雙進士祖至吾父，十六世。景輝祖事蹟不可記憶矣。思曾祖諱可梁，號任齋。少年博古，舉業屈於時。生平樂善好施，終老巖穴，頗曉大義，積善之慶。或自此始。生四枝，長男諱有光，號耀寰，即隆之祖也。祖容貌清癯，氣薄力弱，不能奮志。下帷又不能躬耕田畝，遂與祖母史太孺人紡績為業。後受封鄉飲大賓，周旋中規，邑令稱之後。祖亡，祖母孀居十四年，自置郭家圈田四頃。至今子若孫服先疇，如存枯樸，弗衰。生二子一女，長

男諱士驥字卓午號黃澤即蘜之父也生於萬曆十七年十月三十日丑時父  
生而魁梧方面豐下舞勺時聰穎不凡博聞強記習八股筆下有非秋墜露之  
妙拜族祖蓬玄為師一日大鴻臚宋公諱繼登號先之老尊親訪蓬玄祖至書  
館見吾父整襟危坐閱案頭文字心驚異焉乃與蘜大父言曰親家公郎科第  
之才吾欲教誨與大兄琮作伴讀大父拜謝吾父遂與五河表舅居同塾晝同  
食夜同寢彼此呼名不稱號無異胞兄弟也宋公次男諱珵號七卓表舅年十  
四三男諱玖號九青表舅年十二俱拜蘜父函丈下提誨者數年蘜父年十七  
入泮<sub>三</sub>作宗師王宇海內名家取第五名前母王太恭人火山後人氏年二十餘  
病亡宋鴻臚公為左氏壻蘜外祖姜公諱繼望號燮宇亦為左氏壻二人聯襟  
也宋公元配左恭人係蘜母姜太恭人姨母宋公又與蘜大父善自作冰人向  
吾外祖言之作媒結秦晉好吾母遂過吾父之門七卓九青兩表舅至吾家拜  
見老母先稱表姊母呼姨弟之名而自居再稱師母母辭師母之名而不受各  
持其正庚申宗師梅之煥科考父取一等第三第一趙公諱肅第二宋公諱琮  
皆同榜折桂宋鴻臚公彼时任蘇松道父署中開絳帳辛酉父年三十三中三  
十三名書三房第三卷出益都令胡良機太老師之門同門董嗣謀本縣人王

國軸，滕縣人。張緒倫，安邱人。畢良圯，平陰縣人。劉開基，邹平人。皆名下士。五河表舅亦列鄉薦。與吾父同窗同年。甲子乙丑，九青表舅年二十二聯捷去。七卓祖病亡，父丁外艱。己巳，父閉戶守制。華之宋老尊親請父至家。長男名璣，次男名璫。以二子拜父門下。澄嵐宋業師，長男名璣，次男名璉。亦以二子拜父門下。後瑚璉兄弟同科外有宋繼芳畢世周皆執經問字。二胞叔諱士驛，號洛午。字黃池，生而磊落不羈。農圃醫卜、雕鏤漁釣、騎射刀劍無不通曉。恨讀經書字字不入。父嚴責之不聽。無奈納監，終身不仕。祖母生一女，墮之姑母也。字西鄉。孫氏生四子，今存三孫務農。後祖母亡，姑母亦於是年亡。辛未兄崇年十四博青衿。壬申避土寇亂，携眷至膠西。匡九如年伯假館授餐。父舌耕一年，州中名士張懋禧匡蘭馨張茂先皆來聽講。後三人皆登甲榜。癸酉回里。崇年十四歲，湯宗師科考得入泮。自此以往，兩兒父教之學詩學禮。習舉子業三五年，不令出門戶。父著述頗多，詩有《志嶧集》，文有《起樓稟》。手纂《春秋四傳》，行於世。外有著作，恨遭秦火，悉成灰燼。乙亥父年四十七，母姜太恭人，年四十一。方治家勤儉，兒女繞膝，妯娌同居甚和。不幸忽感產疾，於二月十八日病亡，遺二男二女。薨

莞無依。嵐蘆兩兒真如失哺之子。賴長嫂劉孺人內執喪事。蘆於是年權宜迎  
婚。小祥後方成合巹禮。是年吾父娶張太恭人。丙子庶母丁太宜人生三弟。備  
丁丑父年四十九成進士。書二房中二百八十名出翰林院編修楊廷麟太老  
師之門。江西清江縣人。同門蔣鳴玉江南金壇人。吳春枝常州宜興人。曹溶浙  
江秀水人。周壽明湖廣蘄水人。包爾庚江南上海人。胡夢泰江南鉛山人。賈我  
年山東定陶人。歐陽烝湖廣潛江人。郝錦江南六安人。徐敬時江西上饒人。奚  
士龍江南華亭人。趙昱四川安縣人。何永清陝西漢中人。劉顯績北直隸通州  
人。遲鑛本縣人。皆錚錚有聲者。殿試三甲一百五十一名。大理寺觀政。戊寅父  
授內府中書科欽命出使大同造葬。己卯分房北闈取士。十一人。葛宗亮浙江  
嘉興人。何平江南嘉定人。徐開元江南崑山人。楊漱北直宛平人。徐養元北直  
順德人。崔瑗北直薊州人。楊名世北直新安人。沈長輔北直阜平人。吳拔尤北  
直安平人。劉啓淵北直清豐人。吳稱奇北直晉州人。皆名下士。庚辰張太恭人  
生四弟。崇辛巳祖母史太孺人。年七十三感寒症棄世。吉午叔赴京報訃。音父  
奔喪還家。大孝榮親勅封並至壬午。胞兄嵐年二十五中七十八名舉人。父麻  
衣聞報喜而不寐。乃語嵐兄曰。他人倉廩萬石。家累千金。豈及嵐八股之中。恍

聞鼓吹之音乎如此方是盡孝大兄方思計偕公車不幸二月初六日大兵至城陷失守億萬生靈盡遭兵刃萊邑為墟父年五十五城頭慘殉死別生離有聲無淚大兄赴京請恩邸特贈光祿寺少卿嵐蘆兩兒結貸出資邑令關公諱捷先夙儒也作四六來哭軸內云睢陽齒冷願題有道之碑顏氏舌存樂作汗督之誄稱其忠也人子難忘哉高密縣令門生何平備賻儀五十金白馬二匹遺子來祭奠此得力於門人者大胞妹閨姐癸未年十七已擇吉出閣字劉生棟恨城陷死於刀下二胞妹安姐癸未年十二逃出即紹祚甥之母也丁庶母逃難出城住馮家泊三月初四日生五弟對遺腹子也今五十餘歲有子有孫矣蘆思吾父從前之歷履恐人沿世遠子孫不得而知我一八旬老人詳悉而記之以付宗子子泌善藏之自茲以往諸兒諸侄諸孫以及重孫悉知悉見無用我如數家珍矣不孝蘆謹誌

天啓辛酉科本縣同榜舉人

宋琮金壇知縣行取編修外郎

董嗣樸山西副使

按察司使

董嗣謀趙肅末仕

荀如桂太平縣知縣

孫謙中戶部郎

崇禎丁丑科本縣同榜進士

張允捷

刑部員外郎

遲鑛

行人司

李岩

河南副使

左其人

山西平陽府知府

周伯達蘇松巡撫

光祿寺卿贈奉直大夫趙公府君行實

先世自太平興國居東年之昌陽始祖兆域卜城北鳳棲里金熙宗時五世祖諱植發解與弟諱格同登皇統丙寅進士官於朝賜紫金魚袋封開國伯開國子坊額甲第開先時稱天水郡趙氏云十八世伯祖文耀明嘉靖辛丑登第官兵備副使自茲宗支繁衍科甲蟬聯明經秀士累代弗絕焉高祖諱景輝譜系十七世自鳳棲里遷於城南之古城為夜臺曾祖諱可梁樂善好施常以禮折人有彥方之直里人歎為長者積善之家及其子孫始基之祥居多祖諱有光習儒業誠樸持重能卑以自牧封中翰受七品殆猶後此之榮也溯吾始祖至吾父二十世矣吾父字卓午號黃澤生而魁梧屹然玉立幼即穎悟見書籍輒喜居恒整襟不妄動亦不妄語成童時具大人之度其天性使然也十七遊於庠文辭爛然可觀六經盡曉大義大鴻臚宋公先之先生一見奇之語大父曰此汝家千里駒非獨能學體貌恒迥異也遂拜宋公函丈下與舅氏宋宗玉偕筆硯呈玉文玉兩舅列門牆受業焉從此隨鴻臚公遊會稽浮江淮十年在外閱名山大川文章亦益進洎辛酉父年三十三登賢書與宗玉舅同榜聲名藉

甚乙丑大玉舅以受業聯捷戊辰大父亡父未備公車辛未甲戌屢困不第奮志下惟不窺園者十三年日日鉛槧古史博稽羣書手纂春秋四傳刻行於世如先秦兩漢唐宋八大家十三經十九子一展閱間即選抄成帙教嵐蘆披誦過庭融融泊如也丙子嵒生丁丑父年四十九歲成進士出機部楊太老師之門同門皆海內大儒當時誦書二房紙為之貴戊寅任中翰判事之暇讀文獻通考日必二十葉大學衍義復加丹黃吾父之攻苦弗輟也己卯北闈分房得一人皆名下士庚辰出使宣雲給假回里奉養祖母日教兒輩抄通鑑成誦真以經史為寶田也是年崇生吾父平日作八股約千百篇刻文起樓橐問世僅六七十首以少為貴也棄八股後詩律漸細焉恨遭兵燹著述悉被秦火惜哉寒門清白百畝僅足供饋粥不治產業依然寒素門風仲叔諱士驥號洛午廩監生吾父飲食教誨同居共爨至今五十年未析其篤於手足如此辛巳父丁祖母艱哀毀虞殯無不中禮壬午父值讀禮時嵐賦鹿鳴父且喜且悲悲憇闔未及見而喜讀書之有效學之有益豈徒然哉癸未春痛父慘殉邑難雖死猶生而煢煢貌諸孤思音容而存手澤血淚枯矣即獲贈光祿卿崇祀鄉賢哀哀父母徒拜明禋耳是年嵩生歲壬辰嵐捷南宮蘆拔貢入監甲午嵒中副車丁酉

戊戌聯捷與叔諱鑰者同受知於田沛蒼夫子家門漸有起色父之膏腴雖未得其萬一而弓裘未墜其所培植者深矣癸巳嵐任萬年令肇辛丑涖武義令壬寅嵐任瓊山令由督撫首薦擢祠部郎辛酉承乏督江南學政崇壬子拔貢對郡庠食餼頗工揣摩迄今子孫繩繩一堂五世溯其發祥鳳樓者其地也開先者其人也綿綿瓜瓞式穀貽謀不亦厚乎茲恭紀吾父行實以為家乘非敢溢美自為闡揚述其大畧仰求諸大夫君子年家石交賜金玉之篇摛琳琅之句或傳或詩無論近體古體援筆推敲惠付以垂貞珉拜有道之碑華袞榮矣捧沂督之誄什襲藏之心弗忍忘感曷能已

男蘆蘆嵐嵩對謹述

贈光祿卿卓午趙公傳

光祿公諱士驥萊陽人始祖植與弟格同登金熙宗時進士累仕植封開國伯格封開國子天水郡趙氏奕奕東牟間矣入明名文耀者以進士官兵備副使於植為十四世孫自是簪組蟬聯甲第相望蔚為華胄累傳至景輝為公曾祖可梁為公祖咸以積善好施稱里中父有光始修儒業以公貴封中書舍人詩書之澤發祥有自久而克昌公生魁梧嶷然岳立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受知

於鄉先輩鴻臚宋君繼登留與子琮同研席其季程致受業焉時宋氏以制藝  
名一家公雖鼓篋從遊而文章典碩宏雅出其上已偕鴻臚浮江淮探會稽禹  
穴名山大川之氣畢見於文不待辛酉登賢書傳誦已遍海內矣丁丑捷南宮  
出清江楊機部夫子門釋褐官中書得留都下與師友相切劘明制中書為閒  
曹供繕寫誥軸外無他職逍遙朝請引領臺諫而已公獨不然取大學衍義文  
獻通考於所僦土舍中琅琅誦之日課熟二十葉然後冠帶出通賓客其志務  
深析治亂之源博稽前代制度為天子興治平不使人謂儒者為無用之學已  
卯分房北闈所舉者皆名彥庚辰奉使宣雲隨乞假歸里奉太母溫清以孝聞  
友愛仲弟士驛數十年同居共爨無間言旋丁大母艱哀毀盡禮里黨稱之癸  
未方擬入朝候截俸考選值萊陽被兵城陷公死之巡按御史據實以聞褒贈  
光祿卿祀鄉賢生不得大顯於時沒而被其榮可哀也已嗚呼百六既邁天地  
將崩圮之際雖有智士才人未易言支柱然必身當事任無可諉諉義與城存  
亡耳若公以里居家食無城社之責萊又濱海邑山谷所在僻阻苟潔身遁迹  
自免於難誰起而議之者乃卒堅坐城中與少司空致同殉節師友淵源毫髮  
不爽豈不烈烈丈夫哉當公之讀書稽古其所成就早定於胸中故生死當前

毅然不少動也。公有子五人，嵒進士、萬年令、謹拔貢生、武義令、峯進士。由瓊山令擢祠部郎，今為江南提學僉事。以清廉薦，崇拔貢生，封廩膳生。天所以報公者，繩繩未有艾也。公之先自宋太平興國中累世皆卜葬鳳棲里，其後始遷迄今踰七百年，而振翩鳴休德輝彌遠，謂非地靈兆之興。

贈光祿卿趙公墓表

檇里曹溶撰

字容水號秋岳崇禎丁丑科進士  
浙江秀水縣人

今上御極之元年，明史成，頒布中外。其列傳中特表明季死事諸臣，而萊陽贈光祿卿趙公載在傳中。按公崇禎辛巳以內艱居里，癸未國兵薄城，紳士分守。公在東南隅，無何北城陷，家人奔告，請速避。公勃然叱去曰：「吾與此城共存亡，義不獨生。」即奮身撞城下，以殉事聞。得光祿之喪，是時邑人仰公大節，咸欲為易名之舉。議有端緒，未幾國變事寢。閭且百年，及為興朝所著錄，見公名登史冊，炳耀寰區，乃相與懼忻鼓舞，羣奉忠毅為謚，而尊崇之志以抒。公諱士驥，字卓午，號黃澤。生而端凝，天性孝友，及長博通經傳。中天啓辛酉鄉試，崇禎丁丑成進士，出清江楊文正公廷麟之門。文正公嘗語門下士曰：「讀書務實學，方今以濟用為急願。與諸君勉之。」公既授中書職，務清簡，暇則取大學衍義、文獻

通考諸書於所僦土舍中朗朗誦之日課熟二十葉然後冠帶出通賓客其務深析治亂之源博稽前代制度為天子興治平不使謗儒者為無用之學乃雲中造葬北闈同考又二年以憂歸而城陷矣公所蘊未獲一試而遽以身殞惜哉然論士必先節義而後勲名厥後文正公以義師留贛城陷赴清水塘自剄嗟乎師弟子後先相望如出一人以是知二公之自矢有素前之相砥礪為有用之學者特其餘也今既定謚號將立豐碑於墓側公世系行誼文學之詳已具前人誌傳文序中而後人慕思無窮又欲有以表於墓而乃以其詞屬余顧余文何足以重公史論不云乎士大夫家居者無封疆民社之責而慷慨捐軀自遂其志此其英風義烈固不泯沒於宇宙間矣然則後之讀史傳者想見公之為人光氣炳炳猶生豈不足以副士大夫之希慕而大慰其子孫是為表

乾隆十二年歲次丁卯孟秋後學鞠濂撰

忠毅者里人諡也乾隆四十二年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凡明季死事者咸賜謚號如吾邑左蘿石先生則謚忠貞宋九青先生則謚忠節而宋嘉甫先生則與我太高祖均謚節愍固皆可與日月爭光矣獨惜我太高祖之胞弟諱士驥興國兵巷戰手刃數人身被數創中暗箭而死我太高祖之堂弟諱士驥公與妻姜氏同時投繩我太高祖之長女年十七死於刀下此其忠節與諸公同而邑誌不載朝典不及何不幸與故筆之家乘使世世子孫知所景慕焉

張太恭人行狀

嗚呼痛哉吾母太恭人之棄不孝崇等而長逝也不孝崇等罪大孽重禍延先慈呼天搶地曷其有極痛念吾母素康強無恙迨垂白猶善飯數年來雖偶染痰症秋冬間作春則已飲食復常不孝崇等私心自喜竊謂吾母享期頤未艾也奈歷年遭遇不幸洎庚辰正月仲兄又復棄世吾母遂以痛子之故神昏食減淚承雙睫日不休奄奄至於莫可支嗚呼痛哉昊天降割罹此鞠凶不孝心裂肝摧生不如死夫復何言顧念吾母清操苦節幾六十年若祇以昏瞀無文泯沒莫著則不孝崇等之罪死有餘痛爰匐伏苦中追思先母閭範灑淚和墨畧述之其他隱衷苦志即罄竹濡毫而莫殫也先母張姓邑望族先外祖諱志舉庠生諱容莊公子也有名諸生中篤志好學至髦不輟生二子三女吾母其季也大舅諱允陞其家譜作允拏附生次舅諱允發附生皆一時譽望外祖每厚期之而尤鍾愛吾母蓋吾母少嫻內則寡言笑勤於女紅端肅而有度外祖嘗顧兩舅謂吾母曰兒輩即不克顯吾聞至他日大門楣者其此女乎年十八歸先大夫先大母史太孺人顧之而色喜謂婦嚴正而慎默異時必貴先大母待子媳頗莊飭吾母善事之雞初鳴即盥漱櫛笄被適大母所及所授巾襯

膳先意承志惟所欲是以最得大母歡心當是時先大夫雖已薦賢能書而家世清白蕭然數椽而已先大母拮据艱難構置西莊良田百餘畝時而鄉居吾母則暫主中饋親井臼時遣婢僕提壺漿甘臘菜羹之物日奉不缺蓋其溫良純孝天性使然以故長兄嵒仲兄隆暨兩嫂諸子悉愛之如己出一門雍睦無纖芥之嫌丙子先三兄崙生雖出之庶母丁太宜人而先母鞠育之倍常維時先大母喜滋甚先大夫苦志芸窗數薦南宮不利吾母篝燈佐讀以家貧落勤紡績至夜分不倦丁丑先大夫成進士家道漸興而吾母處之若固有和姻戚御下以寬毫無榮華態里人以是稱之戊寅先大夫授內府中書科迎先大母至都吾母隨焉庚辰吾母奉先大母頤養於家曲體備至先大母每寄慰先大夫曰有婦若此子弟勤爾職勿我罣念也是歲不孝崇生先大母輒然色喜時奉遇覃恩封先大母為太孺人封先母為孺人辛巳先大母感寒症吾母日夜侍湯藥衣不解帶率兩兄內外預後事附於身必誠必信旬日病劇不起訃音達都門先大夫倉皇失措慟哭抵里問及衣食含殮等事一一悉無憾乃垂泣曰子為孝婦吾亦少減罪戾壬午長兄嵒舉於鄉先大夫麻衣中悲喜交集吾母亦慟念先大母不能待幾失聲癸未長兄方思計偕公車乃大兵旋臨遂有二

月六日之變嗚呼痛哉當是時城已陷先大夫顧吾母曰吾雖非大臣然身受國恩有死而已子其善撫諸藐孤吾母泣下沾襟謂先大夫曰死則俱死耳死忠死節一也先大夫不顧徑登城殉城下時吾母已偕丁庶母至觀音庵待命亡何老仆驚報得凶音吾母乃謂丁庶母曰此其時矣各引繩繫梁就之少頃中斷仆地久之且蘇各愕問奚未死又久之乃嘆息曰其或者為茲趙氏孤兒命不合死勿強也吾寧為其難者越日兵稍退乃收拾幼女孤兒得相聚率兩兄扶父柩歸河東良好治隨即詔長兄前曰爾父死難雖自靖然不可沒爰命赴京請恩卹特贈光祿寺少卿而吾母心始帖然共謀大襄安厝之如禮乃以灰燼之餘從十指中經營結構整理之遷徙西莊三月初四日不孝對生吾母與丁庶母居漏濕中共哺乳焉險阻艱辛可謂備嘗之矣嗚呼痛哉當兵燹之後廬舍邱墟家業蕩析無少遺舉室搖搖如在風擇兩兄雖成立實煢煢落魄無所貨維茲幼孤或八歲或四五歲吾母撫育之飲冰茹藥荼苦萬狀吾母姜太恭人尚遺二女長十七傷刃次十二女則依慈母為命母則依弱女慰情前已許字於高後數年出閣雖兩兄為之經理而妝奩絲縷瑣屑等物且不惜脫簪珥佐其費吾母蓋素識大義者也不孝總角時過庭即畫荻教以義方及成

童俾就外傳延師厚禮之每和丸助誦讀燈火達丙夜兒輩有諸生以至居官悉賴母訓庶幾無負厥職是以世人多以歐陽賢母呼之壬辰長兄登春榜吾母躍然喜曰吾乃不鬱鬱米甕中度日矣未幾丁酉戊戌三兄又復聯捷去壬寅仲兄且以拔貢出宰武義一時之人皆謂吾母矢志柏舟苦心所致天報於是乎不爽是時也諸子成立門間稍更大用漸寬進以華美衣不服強之則怫然作色嘗謂不孝曰衣以蔽體何取乎麗爾具遠志爾誌之福不可不惜也矧吾少寡以未亡人而被服文繡更不宜是以居常服練裾經年衣履不敝盡不更為雖授寵褒後猶歛然自視絕無侈靡心至於執家棟也日用飲食克勤克儉率婢子督女工不使惰亦不費度所入支以為出或鬻肉膳羞之物延賓則豐自用必有節其淡泊寧靜有如此者壬子不孝崇拔入成均吾母雖欣喜而又諭不孝曰丈夫有志爾勿以此滿爾尚期克承前烈不孝不木每追念至此五內崩裂神昏氣喪尚忍言哉癸丑長兄棄世哭之過傷幾致病嗚呼先父之歿也晝哭先長兄之喪也則晝夜哭故君子以為合於禮而吾母動作儀則各準於矩凡一切無少愆洵有古敬姜遺風焉越數年先三兄官稍顯祿漸厚而吾母亦復安常處順汰奢而不之過至丁卯不孝落魄屢試不售無奈選司鐸

吾母愛子心盛命不孝及早強仕不孝重於違命勉出當即迎養吾母至署署中僦居陝隘及年餘吾母思歸復送回至丙子科以鄉試之便給假省親見吾母康健如故私心甚慰乃不數日遽罹亡婦之變吾母痛苦非常時長女雖已出閣遺幼女甫數歲遺一子甫三歲命不孝曰幼女吾為懷袖幼子撫去為汝伴吾尚強健勿我念也方促不孝回而吾母乃以痛媳之故日夜抑鬱至次年二月感成疾不孝聞信奔至一見握手痛哭曰吾何病因汝亡婦柩停吾觸目心傷耳汝能勉力俾就淺土吾心安吾病已矣不孝承命數日內拮据粗就權厝於吾父之墓側吾母病果日愈又復促不孝去比年來懸切欲歸而又復諄諭止之竊幸一堂之上子孫繁衍歷五世每問安繞膝下充屋且盈戶外問則領應而已讀書之子則勵之曰其務勤修勿墜爾祖爾父業以是為天倫至樂即富貴榮華皆不逾此嗣後維天弗恤遭家不造死別生離顛沛奇變真有不忍言者矣而吾母乃以遲暮之年屢遭慘禍痛何以堪因是抑鬱結胸痰症為祟然不犯則猶能步履也丙子夏先三兄嫂柩至親扶哭之慟幾絕是歲叨綸繚以子貴誥封太恭人吾母悲哭中稍開顏焉至庚辰正月吾仲兄忽得不起症恐母知偏囑童僕諱言未幾二十七日捐館舍伏枕悲痛水漿不入口

者累日蓋吾母於諸兒中尤愛先仲兄以故形容漸枯槁疾益盛不孝崇聞之心驚胆落已決意轉文告歸矣適值歲大計不准九月家人至報疾又會有公務事方峻遂戴星匍匐抵里至則執手嗚咽囑遺後言而已越數日忽以家政悉付長嫂區畫之延至十月二十二日竟溘然逝矣嗚呼痛哉彌留之頃神色從容總無一語及於亂但命子媳速著我命服吾將逝斯時也然且問及不孝崇等飯否哀哉劬勞之恩昊天罔極不孝生不能盡一日之養仰答萬一今日者徒撫枯樁而心傷無益矣言念及此不孝崇等尚何視息人間哉嗚呼先母平敦倫好義樂善不倦子泌姪髫齡失恃時善撫之愛孫不啻子而又好佛事每晨早起焚香持尼珠口誦居家好生戒殺下而老嫗幼婦皆發慈悲願樂施舍善事必從凡臧獲或恃愛犯過止諭之以理箠楚焉則不忍是則先母之名節清操仁慈保惠卓卓在人意表者姑舉其梗概如此嗚呼痛哉先母生於萬歷四十六年八月初二日子時卒於康熙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未時享壽八十有三男五長嵒壬辰進士江西饒州府萬年縣知縣元娶邑庠生劉公諱伯琚女繼娶蓬萊郡廩生陳公諱堯言女次墮壬辰拔貢浙江金華府武義縣知縣娶邑庠生王公諱誕祐女俱前母姜太恭人出次裔戊戌進士歷任翰林

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娶高公諱中極女庶母丁太宜人出俱先先母卒次即不孝崇壬子拔貢樂安縣教諭元娶歲貢生臨清州訓導唐公諱文麗女繼娶即墨壬戌進士湖廣道監察御史黃公諱宗昌孫女拔貢生浙江浦江縣知縣黃公諱坦女先母張太恭人出次不孝對歲貢生候選訓導娶邑庠生左公諱瑄女庶母丁太宜人出女二長適邑庠生高公諱嗣宗男邑庠生高曉前母姜太恭人出次守庚辰進士行人司行人王公諱丕修男歲貢生王翰先母張太恭人出幼卒孫男十四長子連國學生娶歲貢生候選知縣孫公諱嵩女次子溶國學士娶戊子舉人孫公諱牧伯女次子洙國學生候選州同元娶癸卯舉人成山衛教授孫公諱熙女繼娶邑庠生劉公諱咸女繼娶邑庠生王公諱士勗女次子汝郡增生娶甲午舉人單縣教諭高公諱璇女早卒俱謹出次子泌為吾母承重孫國學生候選縣丞娶大嵩衛乙未進士兵部督捕右侍郎李公諱贊元女次子濟邑庠生元娶河南浙川縣知縣李公諱佐孫女歲貢生候選訓導李公諱藥女繼娶招遠丙戌舉人河南柏縣知縣王公諱京女俱廉出次子泗歲貢生候選訓導元娶大嵩衛乙未進士山西河津縣知縣馬公諱光遠女繼娶寃海國學生楊公諱旭女繼先母卒備出次子渭邑增生娶丁酉

舉人大嵩衛教授姜公諱玉英女早卒，嵐出次子澇歲貢生，候選中行評博娶樓霞國學生，候選州同年公諱邦彥女，峯出次子渭邑廩生，娶歲貢生，候選訓導高公諱璉女，嵐出次子澐娶邑廩生，李公諱秀女，次子灝娶甲辰進士，直隸肅寧縣知縣孫公諱元亨孫女，國學生孫公諱宗夷女，次子沆聘邑庠生，左公諱宦女，俱封出次子渼幼未聘，崇出孫女十四長適蓬萊乙卯解元河南項城縣知縣李公諱元善孫陝西咸陽縣知縣李公諱眉子邑庠生李伯，嵐出次適膠州拔貢生考授知縣匡公諱蘆子國學生匡元恭，蘆出次適四川叙州府同知高公諱珵子邑庠生高仁昌，嵐出次適郡庠生李公諱日輝子邑庠生李坼，蘆出次適樓霞戊辰進士巡撫保定等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郝公諱晉孫丙戌舉人郝公諱續子國學生郝續祖，嵐出次適丙戌進士禮部尚書沙公諱澄子，候補上林院監丞沙汝灑次適己亥進士，候補中書科姜公諱炤子國學生姜允域俱扁出次適丁丑進士行人司行人遲公諱鑛孫歲貢生沂水縣訓導遲公諱桓璽子，遲欲瑄，嵐出次適乙丑進士工部侍郎宋公諱政孫戊午舉人候選知縣宋公諱據子邑庠生宋惟棟崇出次適郡庠生張公諱福徵子邑庠生張重英，次適丙子舉人湖廣鄖陽府推官殉難贈僉使孫公諱揚聲孫雲南

鶴慶府知府孫公諱公復子歲貢生孫鑛次適江南長州縣知縣周公諱仲達  
孫甲子解元候補內閣中書周公諱世球子庠生周撰俱對出次字福建長樂  
縣知縣張公諱允齡孫郡廩生張公諱鉤子張沐次幼未字俱崇出曾孫二十  
四長菁庚午副貢生娶歲貢候選訓導李公諱無孫女李公諱如綺女子連出  
次芷邑增生娶國學生劉公諱澤蓀女早卒子溶出次莊邑庠生娶江西興安  
縣知縣宋公諱衡孫女邑增生宋公諱惟模女子洙出次慕娶己丑進士上林  
苑監丞劉公諱珖孫女邑庠生劉公諱公裔女子連出次范娶郡增生宋公諱  
惟榮女子洙出為子汝後次萼郡庠生娶御前侍衛周公諱世祐孫女戊辰進  
士福建浦城縣知縣周公諱正女次端娶蓬萊丙戌進士翰林院編修歷任江  
南鳳宿兵備道副使王公諱一驥孫女國學生候選州同王公諱政永女早卒  
俱子泌出次藻元娶御前侍衛周公諱世祐孫女拔貢生周公諱上女繼娶棲  
霞邑庠生林公諱允恭女子溶出次蔚邑庠生娶歲貢生候選訓導宋公諱惟  
恭女子泌出次英聘邑庠生劉公諱在茲女子連出次蘇未聘子泌出次繁聘  
邑庠生姜公諱允愷女次嘉未聘俱子漣出次荃未聘子渭出次弘未聘子滂  
出次華未聘子泗出次恭未聘子濟出次蕙未聘子漣出次蔓未聘子灝出次

葉聘濟出次衛未聘子滂出次茭未聘子湜叟蕃未聘子泗出次敦未聘子澐出曾孫女十八人長適邑廩生宋公諱惟棻子郡庠生宋洞子溶出次適壬辰進士左春坊左中允歷任河南汝南道張公諱瑞徵孫恩貢生東昌府教授張公諱重紹子郡廩生張學敷子泌出次適河南閿鄉縣知縣耿公諱文蔚子衛廩生耿仙子連出次適江西興安縣知縣宋公諱衡孫邑增生宋公諱惟模子宋煒子溶出次適福山庚戌進士四川道監察御史鹿公諱廷瑛孫太學生鹿公諱永鑑子鹿善裕子泗出次未字子濟出次字邑庠生周公諱治子周大儒子渭出次字大嵩衛乙未進士兵部督捕右侍郎李公諱贊元孫歲貢生李公諱本澐子李業子滂出次字邑庠生張公諱滂子張璉貞子渭出次未字子濟出次字姜公諱允執子姜璥子漣出次未字子洙出次字招遠邑庠生劉生諱宏任子劉元子濟出次字郡庠生張公諱淵子張祕子濶出次未字子泗出次字孫公諱緝祖子孫居仁子渭出次未字子滂出元孫十九長起桂娶國學生張公諱岳女次起樟未聘俱菁出次起梅聘邑庠生郭公諱世瓏女芷出次起楨未聘菁出次起林聘孫公諱鑛女莊出次起梅聘辛未進士江西安遠縣知縣高公諱胆孫女郡廩生高公諱汝棟女萼出次起梧聘李公諱廷忠女蓁出次起憲未

聘並出次起松未聘范出次起檀未聘萼出次起杰未聘次起樞未聘俱端出  
次起棕未聘萼出次起菴未聘端出次起樞未聘萼出次起樞未聘萼出次起  
樞未聘莊出次起樞未聘端出次起樞未聘萼出次起樞未聘萼出次起  
建蒲城縣知縣周正孫國學生周星貴子周貞一著出次未字范出次未字著  
出次未字范出次未字藻出次未字著出次未字著出次未字著出次未字著  
十三日就窆於馬山之陽與先大夫合葬焉不孝崇等在昏惑中追憶先母行  
實厓畧誣述如右詞特卑陋語少倫次倘有可採伏冀當代大人先生哀而  
賜之名用光泉臺不孝崇等死且不朽

孤哀子趙崇泣血謹述

對

丁太宜人行狀

不孝備遭家不造罹茲鞠凶昊天降割禍延慈闡實不孝罪孽深重所致嗚呼  
痛哉寢苦枕函中泣血摧肝實不欲生真不如從吾母於地下又何能搦管為  
文然先太宜人懿行使泯沒不傳則愈重吾不孝也謹枚淚而述之先生母太  
宜人丁氏生於寧海之汪水村舅氏為牟平舊族太宜人年十九執巾櫛於先  
大夫性溫和祇肅重儀止無惰容族里戚黨見而重之咸曰天眷有德必先予

以可受之地而降命焉今者趙氏之祚其在丁之器宇間矣當是時嫡母姜太宜人方即世先大夫詢於人言嘉太宜人有令德欲命以閫政兄嫂皆推之太宜人堅辭不受命曰夫子深於春秋大義豈以人之譽言是家有冢婦足以襄事余何敢當也越明年丙子遂生峯是年張太宜人來歸太宜人事之如禮又明年元大夫成進士授秩中翰家世固貧居官無所益太宜人甘辛自喻日兢兢撫峯是務他弗計兩兄嫂重太宜人之賢也時以資所不逮嗟嗟母氏劬勞而峯之勞我母氏者多人所不經乃天不之恤及癸未先大夫忽見背峯甫八齡同母弟嶽則生於先大夫見背之次月嫡母張太宜人生崇弟亦甫四歲雖長兄已薦賢書仲兄饒文譽竭力奉我兩母而世貧之家益以兵燹貌茲諸孤其以累我孀母者悉數之不能盡悲哉太宜人嘗語峯曰吾自生汝來履諸艱備矣然固命也甘心安之顧兄嫂之德不可忘幸汝長大能讀父書倘隨兩兄後博一第以慰先靈吾又何憾壬辰長兄捷南宮越六年峯亦以先大夫之澤流及樗散不施錘鑿承器取登戊戌榜歸見兩母喜且泣嫡母謂吾母曰人言汝大貴當生佳兒今果然矣對曰微嫡母之德不及此峯既成進士太宜人益謙退自如無矜色馭下以寬人相見與處貧時同發卯峯分符得粵東之瓊山

以為邑雖僻遠褊小亦百里侯封也薄祿足奉兩母庶其釋此藜藿乎嫡母以  
瓊山遠在六千里外崇弟歸試之不易不顧之任請於吾母則曰奉養之義嫡  
母先焉既不獲請義不可獨伸於余矣念我昔者初奉箕帚於趙氏夫子屬我  
以中閨而我不敢承亟請繼嫡我事之越七年而天降喪亂禍我夫子我以汝  
曹故相從嫡氏為未亡人家之壁立艱為甚來嘗廢晨夕之儀以有今日幸使  
汝得展祿養於瓊山嫡先而我從之舒色笑甚適也乃不審汝之請而留焉而  
我獨偕焉當官舍燕罷時回思環堵中有嫡氏在而謂我安瓊山乎予行矣我  
其與嫡氏共晨夕矣苟汝以我之志不忝於瓊山三年吾兒為良吏猶愈於奉  
甘旨也顧嵩婦高氏曰汝事吾素謹吾以為佳婦今滋以往其以事姑者佐夫  
無忘趙氏舊德其為我大光寵嵩用是遵母訓日恐獲戾於瓊山無以對吾母  
苟幸無罪歷二年遷儀部嵩請兩母就養京邸嫡母又謂吾母曰京邸非瓊山  
比吾不能離崇而居與之俱多口是累汝其從之勿使嵩傷心於有母之不奉  
苟再遷焉吾當無辭官養耳吾母於是始同至京署登郡有梁生者以負久故  
于婦被質去至京師梁生屈於勢不得還泣而來白吾母聞其辭之悲也呼嵩  
問狀曰是負久者無所控坐觀者不敢言聽其終焉而已乎力能援人於危而

不之恤、非天生利達者所忍膜視、况惻隱人所同動焉。吾家素貧、今幸有祿米之餘、舍此安施。君子不忍於人而思濟之、豈必計家之有無乎。苟梁之子若婦不堪於質而有他故、雖欲濟之亦無及矣。而吾能安於心乎。吾與爾婦簪珥在焉、佐以部署之俸、不足則白之同人庶以濟事。耑謹如母命、按節求之。梁生子婦、乃得還族兄秋濤、春汪、兩孝廉。癸未歿於兵、其子不能計朝夕、暴骨者三十年。及耑典試閩中、反命至歷下、疾作告歸。病間、吾母顧耑而歎問曰。汝道路之餘、在囊橐者幾何。汝族兄之不葬、吾痛心者久、會無所逢耳。今汝以病歸北道之資、猶可徐計、何不出囊之餘一為謀卜乎。命耑婦出所餘得三十金、呼厥子使襄大事。曰。吾不忍吾宗之有不薦體黃壤者也。吾母居嘗儉約、服布素、身膺寵褒、終不易紡績、逸手足。耑所上贈幣、常却不御。曰。吾非欲自苦也。是吾家本業所以致天休者、不敢忘也。又曰。富貴非我所可逞也。處富貴而不有別所謂立富貴之命耳。嗚呼。不孝。耑筮仕來十三年、僅一奉母於京邸。母也惡豐就嗇、盡物不可。又以不得時奉嫡母、周旋先歸、即令乞假里中、所得於承歡者一息强病之日也。其何當於晨昏以為吾母。春秋方富、耑即勞勞仕籍、報劉亦復有日。詎意忽染寒疾、終不孝。耑等飲恨罔極哉。天也。天之賜不孝以疾也。使

不孝依依膝下而不知愛日念吾母苦節三十三年遭逢不吉撫不孝等以至  
於今不孝崙未盡忘一日追述往蹟觸事傷隱不孝崙等所痛心疾首不得一  
死以從者惟冀仁人君子哀而賜之華袞光泉壤以稍逭不孝崙等罪戾之  
萬一也 詔封先太宜人丁氏生於萬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未時卒於  
康熙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子時享年五十九歲今卜十月十八日就窆於馬  
山埠與先大夫合葬焉生男二首生即不孝崙戊戌進士候補禮部主事娶高  
氏萬曆戊戌進士歷任按察使司按察使高公諱出伯孫女庠生高公諱中亟  
次女次生崶登州府學增廣生娶萬曆癸卯舉人涿州知州左公諱之似曾孫  
女邑廩生左公諱懋廉孫女邑庠生左公諱瑄長女孫男四長子泗業儒聘乙  
未進士山西河津縣知縣馬公諱光遠女子澇幼聘廣東道監察御史鞠公諱  
珣女俱崙出子瀚子沈幼未聘俱崶出孫女三長字丙戌進士禮部尚書沙公  
諱澄長男候補京職官生沙汝澧次子己亥進士直隸雞澤縣知縣姜公諱炤  
長男庠生姜允域俱崙出三幼未字崇出不孝崙之長兄壬辰進士江西萬年  
縣知縣嵒仲兄壬辰拔貢浙江武義縣知縣薩季弟壬子拔貢崇皆嫡子故其  
子若孫不詳書也

不幸孤哀子趙嵩泣血稽額謹述

先叔太高祖贈廣東瓊山縣知縣洛午公事畧

先叔太高祖贈廣東瓊山縣知縣洛午號黃池我七世祖耀寰公之仲子我太高祖節愍公之胞弟也由廩生援例入國學以姪貴貤贈文林郎廣東瓊山縣知縣娶王氏贈孺人生二子長諱嵒號石城邑廩生次諱嶷棄儒為沙門弟子其楊氏所生二子曰全曰立之居寧海者則幾至失迷焉辛形今年五十矣猶憶過庭時先君子往往語及景龍伯事爾時不知景龍伯何人也問之先君子曰居吾語汝昔吾聞諸祖父嘗言洛午公幼聰慧讀書數行下初搃管即卓然可觀父兄皆以遠大期之然性磊落好襍劇凡絲竹音律農圃醫卜篆刻漁釣無不精熟而弓馬刀劍尤所耽嗜以故入庠食餼後不專心帖括而鄉試屢不售丁卯丁外艱哀毀如制服闋援例入北闈又報罷遂決意不復思進取節愍公愛其才謂之曰天下無難事患不為弗患不能也與弟約多讀多看多做三年無成兄也僥其咎於是嚴督之一如幼習章句時洛午公不堪其苦欲廢焉而無由會壬申土冠亂舉家徙膠東遂借端隻身之寧海焉寧海五台村有楊翁者富而好客年老無子止一女二尤未字意欲招贅而難其人適洛午公日暮假宿翁

奇其言貌善下之留與食客伍每日飲酒賦詩講刀論劍翁嘆為全才食客等  
以公曾詭言斷絃遂撮合贅諸其家越年餘舉一子名全楊孺人曰君前程遠  
大倘獲才進妾亦與榮施宜速行勿為妾一人誤大事公遂指腹命名焉而歸  
及至家甚稱楊翁盛德而入贅一事絕不掛齒蓋恐節愍公之督責故諱莫如  
深也丁丑節愍公成進士授中輸洛午公理家務課子姪讀書暇則習夙好與  
少時交游較優绌辛巳丁內艱成服後遣叔弟吉午赴京報訃節愍公聞信星  
夜馳回一切喪葬如禮壬午伯侄眉魯中式闈報始而喜繼而羨既而悔且恨  
勃然思欲為馮婦節愍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士羊補牢未為晚也詎意天  
命不佑方期取大物而忽有次年二月初六日之變次年二月初六日大兵破  
城節愍公以身殉洛午公曰吾生平以嗜好誤功名習武多年未經一試今可  
施吾所學矣於是手持長槍腰挾雙刀與大兵戰於東馬路往來衝撞如入  
無人之境大兵死傷無數不意猝中暗箭業已踣地而大兵猶畏其起也剝  
左肩而去嗚呼人患不得死所耳若洛午公與節愍公者兄先弟後與城終始  
可謂死得其所矣是亦可以無憾先是洛午公自甯海回越數月楊孺人復舉  
一子名立至癸未之變楊孺人偵公殉難信投繯者再皆以人救不死啓目見

二子抱泣失聲翻然曰死也易守也難吾試為其難者以撫茲藐諸孤既而雙親並沒嗣兄持家嫂氏驕悍因絮二子徙居他所紡績度生如是者幾四十年一日顧家人而歎曰吾為趙氏婦終不知夫家門何向亦屬笑談爰携一子一孫至萊陽嵩祖母張太恭人與楊孺人為娣姒年相若節相若艱苦又相若不覺一見甚相得巨耐上自石城祖夫婦下及奴仆臧獲輩無不輕賤其母子且時相嘲噓以為樂楊孺人恚曰吾非有求於爾者吾有子有孫當不至填溝壑遂辭去不復通音問矣後聞楊孺人卒子孫落寢輒轉流離與雁戶等至汝景龍伯之父始無衣食憂苟非楊孺人回家一次汝景龍伯繼之誰復知甯海有骨肉者小子識之他日有人增修譜牒務令補入慎勿遺漏也丙子辛彤讀書京邸我序堂兄言之鑿鑿與先君子所言如出一口而楊孺人之聲音笑貌我序堂兄更舉素所聞諸老祖母者口寫而手狀之故予今修譜遵吾先君子與序堂兄之命詳為纂入並誌之以示永久焉

趙將軍旌序

侄六世孫辛彤誌

左懋第

公世儒家子也大父起家進士父亦以制科著少好讀書已去學劍習虎豹韜

畧諸書年十九即以策謁薊遼梁大司馬司馬收置幕下會遼左虜警司馬遣事遼陽李大將軍將軍又奇之已而大將軍斬虜首千級公與有功以材官奏捷神宗皇帝時天下無事惟念虜李將軍善戰多功皇帝茂之寵賚將軍而授公登州衛鎮撫賜衣一襲饌一案銀酒器一具亦異數也已任薊鎮冷口關提調再任白羊城守備居無何又改舊興守皆以勤廉知名夫他地余未至舅氏陳將軍築城冷口余省過之一牆外皆沙漠俯城堞下瞰降虜嗷嗷索飲食絡繹其間中有流石壘石當之可憑而過也余心悲中國制虜無長策啾然而嘆今天下少戚大將軍防禦忘死生多戰勝又孰如李大將軍薊遼間安若無事恐不可制粵十年餘遂決裂令人深想兩大將軍而冷口諸地亦安常獲勤廉如公者哉已又任保定松棚路都司再任河間瀋陽營遊擊將軍未幾以失投刺貴人罷去遂不肯復出噫公為人恂雅不似武人詩所謂溫其如玉者也太史公傳李廣悛悛口不能道辭死之日知不知皆盡哀識者以為善論將公為將二十年家居至不能備車馬亦安之公豈武人哉夫人任姓出色名族性淑恬公廉於官愛士卒孝友克著皆其相也公束髮為將三十餘年歸里又三十餘年相繼卒淡泊勤劬如一日信公偶也余生也晚先大夫倦遊歸與公作

社飲公又與余叔有子女好公之子紫水為叔氏壻余與紫水交文章之知過於親戚每讀其制藝如紫海生瀾名士風流不可概見公故艱於子而有如是子行跡邁王父公為將之將獲不已奢哉邑將旌公與公夫人噫是可旌也

周太孺人墓誌銘

候選州同知年家眷世弟張學慎頓首撰文  
癸酉舉人雲南雲南府易門縣知縣表兄張鈺頓首書丹

鄉飲介賓眷弟荆惟峻頓首篆蓋

吾邑歲進士紫瞻趙公淑配曰周南澳總戎麟圖公之次女也先是公任登州遊戎意在占籍萊陽紫瞻太翁恒麓先生官大任今以紫瞻缺室為請聘於周周重趙氏高門諾之遂成朱陳好康熙辛未親迎於濱署一堂喜氣人人稱賀三日廟見先生顧之開顏曰此婦他日定能有作用然寧勿顯其木乃卜吾家無憂患耳官邸五年奉侍維謹天倫雍雍怡然樂也先生旋里哭遭張太夫人之喪孺人倉皇失措日夜號泣此憂患所自始然外有紫瞻總理其事孺人但佐之於內猶未為大難甲申夏紫瞻遭危疾遽至不起孺人一慟幾絕願從地下顧念上有衰翁誰其事之下有幼孤誰其育之遂乃忍淚強顏勉作未亡

人當此際也為乾坤何等時哉艱辛憔悴孺人於是真值其難矣然其大甚者尚不僅此乙酉先生以痛子之故抑鬱成疾孺人親奉湯藥以婦代子乃醫不奏效遽捐賓客孺人呼號垂泣曰天乎奪我夫又奪我翁我何以自立藐諸孤何以圖存酷烈之遭薈萃於此不更難哉同堂伯叔勸慰經營喪葬仍毫無遺憾然而天猶未悔禍也數年治家數年教子數年捍災禦侮方期仰報夫子而甲辰五月仲子復夭此則難之難者孺人素曉大義不以喪子故悲過從前然痛切於心烏能已已雖嘗移居北山裁樹種栗間作消遣奈血淚交枯精神漸減丙辰戊午連年病作庚申病益劇延及六月倏厭簪珥臨終時諸子請遺命惟以兄弟和好存心忍耐為言諸子領之而逝今年辛酉十月其子芳樹等葬孺人於郝家莊之原與紫瞻合祔因揖余而言曰我兩姓三世交好知我父者知我母墓門之石君其為我銘之余固辭不獲勉力操觚即以所知孺人者誌孺人統計孺人一生為其難不為其易安樂之時少憂患之時多然罹一變則有一應變之智勇憂患愈深則幹濟愈出節孝卓卓久蒙

憲皇帝溫綸綽楔其間非孺人曷克當此先生昔云此婦定能有作用其言何不幸而中乎孺人善秉家政不辭勞怨正氣凜凜未許干以私而天性諄篤與

人寧厚無薄待庶子無異己出始終五十年心事若揭他若愛骨肉周族黨濟貧窮恤僕婢皆相因而並及至若兄弟之急者女兄之適霍者尤皆特沐深仁有加無已也今大歸有期諸子成立家道駿駿盛趙氏門閥依然不改繼往開來謂非孺人之力與或者不察以謂孺人操行太嚴過矣孺人生於康熙壬子七月十三日未時卒於乾隆庚申六月二十四日亥時子五長蔭樹庶出候選縣丞娶同邑候選州同知周公諱輔長女孺人出者四華樹候選縣丞未聘早卒芳樹太學生娶棲霞太學生牟公諱忭長女茂樹早殤未聘荃樹太學生娶太興康熙辛丑狀元鎮守廣東高雷廉等處總兵官霍公諱維鼐孫女太學生諱煜公長女孫男三大勳荃出聘廣西鎮安府知府楊公諱恢基孫女現任登寧場鹽課大使諱緝祖公女次功勳芳出次立勳荃出俱未聘孫女三長末字次宇登寧場鹽課大使楊緝祖長男培仁俱荃出次末字蔭出銘曰識既真守更定矢柏舟金石並值運逆力能勝饜卒堵蔭子姓荷賢聖

表

明孝廉曾祖夢日公補傳

嗚呼悲哉我曾祖以明萬曆壬子薦賢書至崇禎癸未八月卒於京邸明年甲申二月倉皇歸葬閏月而有季闐之變明社遂亡余竊痛祖之壯志長林不獲表見後世又鮮能推原始末而深悉其所用心也憶不肖四五歲時余祖仁菴公口授章句稱述先德今猶記憶一二祖之言曰余父孝廉公趙姓諱際昌字獻宗號夢日一號海日則三水文光祿題贈也大父諱養性鄉耆父諱思睿起家明經歷任平谷大尹余父豐體偉軀銳上無鬚鬚目炯炯口如懸河慷慨有大節敦尚氣誼孝友於家交遊遍海內豪傑其大概有若此者余家自平谷公始以讀書成名余父弱冠入學與妹婿丁念源先生同受庭訓同鄉舉次年先生成進士歷任銓君而余父十上南宮終不第平谷公司訓曹州余父往侍與同門生文行切劘歲大飢招族中寢人就食而活者甚眾陞任平谷佐贊畫仁恕廉平孚於上下七閏月而從父歸養又三年平谷公端坐善逝余父乞言於海內巨公如天如維斗彝仲卧子艾陳章羅諸先生哀輯詩文彙刻跡化集行世大母百歲壽終余父以重讀禮葬祭之暇西走陵縣認始祖析居之支東抵萊陽辨始祖自出之派創修合譜世系乃明又掘視祖墳查明世諱立石墓前

更具衣冠以葬為曾太君建石坊於門為平谷公建石坊於墓刻趙氏世系及眉公先生趙逸人傳又各立一碑生平好學雖老不倦偕友人習靜山中遠應吳門復社手輯五經講義於易春秋尤多發明或勸之仕則謝曰吾未登甲科不忍半途廢也蓋吾之祖告不肖者如是余竊謂故明神宗之季上下不交光宗則逆奄擅權禍熾東林莊烈則當國大臣門戶水火士大夫各樹私人而無能出其身為國家用於是朝廷懲咽廢食敝履科甲而終之以倚任宦寺雜進他途我祖以許國壯志經世長材每思出所蓄積一吐甲科之奇以洗甲科之辱而又守義安命不肯有所貰緣依附以自進其身夫是故歷年五十而終以孝廉死也豈徒區區焉一甲科之為重而費志以沒乎哉曾祖配李孺人妻王氏皆無出撫季弟仲子為嗣余祖十六歲稱孤赴京師扶柩歸里匆匆營葬以故曾祖之德行文學未及叙次不肖幼奉祖訓長讀曾祖書謹據口述撮其大概俾子孫有所矜式倘遇海內大君子尚友有心闡幽表微將異世之知己猶且感德於地下也

雍正己酉

吳縣知縣贈文林郎佐日公行誼

曾孫恒祚謹述

公諱運昌字獻符號佐日平谷縣知縣馭黎公之幼子萬曆壬子舉人候選知縣  
夢日公之季弟也幼承庭訓工詩善文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益肆力古文及程  
朱語錄會明季時事目非遂絕意進取卒業成均不妄發一言不濫交一人閉  
門謀子為故家高士凡官是邑者俱仰重公公盡謝絕之雖造廬請謁弗見也  
國朝定鼎舉賢能之士詔授江南蘇州府吳縣知縣公引疾不就或勸之則曰  
吾非不樂仕進高尚其志者惟性疏慵不習吏事深恐曠職有負國恩耳徵  
檄再三卒不應公所居僅足蔽風雨一几一硯三十年不移其處與同邑丁太  
守蘿月張郎中夢諧吳封君毓初王明經慧卿王文學贊甫時稱為六隱士云  
壽至七十九歲乃終以子自立貴贈文林郎東昌府教授

姪八世孫澎謹誌

萬年縣知縣眉魯趙公墓誌銘

宋繼澄

康熙癸丑十一月二十七日門人趙子長公以疾卒予方病在卧聞而哭之涕  
泣不能已嗚呼長公之父卓午公曾執經於先大夫又受業於先長兄與予及  
姪琮同筆硯姪珵玫瑰璣予二子瑚璉皆請業於卓午卓午之長子長公及次  
公謹亦在于門以故長公生平余知之最深猶憶卓午嘗語予曰嶺敦敏肇勤

爽然守吾業者歲也今卓午沒已三十年而長公又沒予能不悲哉今年九月將合葬於元配劉孺人之墓其子子泌具行狀請予為誌予何忍辭長公名嵒字長公號眉魯父諱士驥前丁丑進士中書科中書舍人卓午其字也長公十二能文十四補博士弟子員十八居母喪哀恪盡禮二十五薦賢書踰年城陷卓午殉難長公以罔極之慘疾首飲泣忽不知身世事苦身勵志為次弟先於諸弱弟撫之教之尤憚心力三十五成進士甲午筮仕得饒州之萬年縣萬年土瘠民疲賦多積逋長公至凡不便於民者悉除之舊例新令至修葺衙費分派隸下長公曰吾民疲甚恤之不暇何供給為又有風波米相沿為官所私民至轉輸倍額長公辭不受立敬莊二社日集多士講論德藝雖勞不倦退而語人曰吾當困於簿書時一接書生相與辨難則煩躁頓釋耳戊戌得叔公捷書長公喜曰吾性不樂華腴拙於仕途徒以食口之艱勉為從事今吾其可以自逸矣未幾以催科不中額罷歸之日民遮道呼曰是不忍吾儕之疲追呼不及坐是以去者也夫不得罪於百姓其終於仕亦可以無憾也已長公勞於吏且八載歸里後又以萬年逋久責令賠償田產既盡僅而獲免由是抑鬱疾作卒以不起初長公赴府應童子試途次新店偶入廁見遺金長公守以待良久

一人倉皇至問之則蓬萊里長張學前醉失稅金遂出囊與之癸未夏偶如邑西鄙忽有人阻道曰此吾馬也失三日矣竟持馬去居日餘其人至萊州得盜人因詣窟來諫長公亦不與較其天性和易惠介又如此生平尤耽於詩雖遊宦久未嘗廢學問其遊歷所至山川風物得失悲歡之餘同人謙會之際往往見之於詩及歸田里貧約自甘益肆力於詩書閒來予萬柳山莊出所為詩以相質其篤篤之誠猶如稚幼時予心嘗以子身後事期之長公孰為倏忽之間化為古人而予又執筆而銘其墓可歎也長公之卒也距其生得年五十有六年配劉孺人先長公卒子四人長子泌劉孺人出次子濟次子渭側室蕭氏出次子渭繼配陳孺人出女四人孫男女若干人銘曰生也父期之底於成沒也師誌之永其名嗚呼斯為趙子之生平

萊陽趙母劉孺人墓誌銘

余恂

予同年萊陽趙公眉魯以名進士令江右之萬年八載政且成會以催科不中額謫官未去任而聞其配劉孺人之喪以其賢也悼之甚且自為狀疏其行事而請銘於予曰痛哉吾妻之遽亡也吾妻幼而孤育於吾家事吾父母甚順以為婦而兼為女也吾兄弟姊妹六人吾長焉若仲若叔之娶若妹之嫁皆吾妻

為之拮据經畫而俾有家室也以為嫂而兼為母也吾為諸生吾妻燭燈紡績以佐吾讀吾為令吾妻茹蔬服潔以佐吾廉也以為妻而兼為友也前後為吾置妾者三焉喜妾之生子如其子痛妾之殤女如其女也以為嫡而兼為姑姊妹也吾在治所踰年而吾妻始至未踰年而吾妻已歸也歸而吾適謝事方欣欣然如釋重負旦晚欲歸田園如彭澤之身耕於前而妻鋤於後也天乎何奪吾妻之速也吾蓋聞其言而深嘉之夫萊陽趙氏為山左望族公之父光祿公克勤王事勲在社稷公既起家為賢令而次弟次公令浙之武義三弟叔公令粵之瓊山一時兢爽極門第之盛人或稱公父子兄弟之間怡愉雍睦以承天庥而不知孺人所以輯和於內者其助實多也今世風俗流弊孝友不講骨肉相齷此豈盡人之無良哉勃谿反唇謗詆申詈北辰孤媚以馴致實沈閼伯之釁者有矣以視孺人何賢不肖之相懸也孺人既沒而家之人上自兄弟妯娌下逮婢妾臧獲無不為之雨泣即此以觀孺人之賢豈不諒哉然亦知公刑于之德矣孺人性劉氏生於丙辰五月二十八日午時卒於順治十八年辛丑閏七月初三日戌時享年四十六歲男二長趙子溶次趙子涵女三銘曰巾幘其身章縫其行榆翟其容縞綦其性以字以長以莫不令我銘其幽形管

斯映

曾祖萬年縣知縣眉魯公行誼

曾祖諱原，字眉魯，號長公。忠毅公五丈夫子。公居長，當忠毅公殉難時，年二十有六。前一年擢鄉科第，溝亦成立，餘皆幼。大難後，乘家徒壁立，兄弟兩人伏處數椽之中，勤撫視供饗殮事。繼母張太恭人，庶母丁太宜人，無間言。鄉黨間有孝友之譽。公為人醇篤恬靜，厚於倫紀。薄於榮利，自寒素以至登第服官，初終如一日也。釋服後晦迹勤學，為諸弟先。壬辰始應春官試，遂成進士。筮仕得饒州之萬年，萬年地瘠民疲，賦多積逋。至則捐苛費，除積蠹，興學校，蒞任八年，而萬年之疲民以蘇。顧獨以困於簿書為苦，嘗曰：吾生平不樂華臘，厭繁劇，退然知所不足，徒以諸弟室宇之不立，從而仕。既歷年所，曾無毫髮補已。而丁酉戊戌，太常公捷音至，則喜曰：責可分任。吾將返故廬，以適吾性，無何以拙催科掛冠歸。歸而閉戶食貧，不預外事，間與二三老友歌詠，性情怡然，自得也。顧以江右逋欠責之前任，賠累且千金，東西支吾，甫完所責，而氣血耗疾作矣。卒年五十有六。所著有寒堂詩稿，存於家。元配封孺人劉氏，生子子泓，繼配陳氏，生子子渭。側室蕭氏，生子濟，子渭，葬於古城舊阡。

曾孫起檀誌

萬年縣知縣眉魯趙公去思碑序

眉魯趙侯治萬年政有成而以課賦不中額力請去其君子傍徨於庭曰失我明師其小人躡躅於野曰誰我慈母于是合謀而請於余曰蕞爾邑僻在一隅不能借侯叩九閭公稔知侯之所以治萬年者盍為一言誌去思余哀病山居不能越境謁侯接音響通情愫若夫播在輿頌則爾萬年有歌使節矯行應發粟清風携盡不須錢者非侯之急蠲賑乎有歌迺逢廉吏車抱頭任屏殛者非侯之懲奸蠹乎有歌止戈成大武雞犬靜桑麻者非侯之却防兵乎有歌平反息飛霜疑讞速甘雨者非侯之理冤抑乎有歌胸藏范甲真寒胆頸繫終繩早勒燕者非侯之練鄉勇而嚴固圉乎其小人俯而應曰誠哉我侯有歌宮學惟許諸生入桃李平分二社中者非文既敝而侯為之興乎有歌巋然廟貌是新觀賴有關西楊伯起者非學宮既毀而侯為之創乎有歌烏公自鎮河陽終絕少遺珍嘆九淵者非格例有限而侯為之增請舉額乎其君子俯而應曰謗哉我侯凡若此皆創舉也而行之於今日之萬年為最難余觀今之為令者惟督賦之是急上以是責下下以是應上非是則無以稱職而副功令無論

代即下至漢唐渤海朝歌清河蒲亭諸公雅化一切視為迂遠而不合於時宜  
嗟夫功令豈專以戕民哉侯承萬年積逋之後勞心焦思八年於茲至不難  
以身受過而為民請命固非尋常急功名之士苟且以塞當官而不顧所懷來  
者迺其建樹又彰彰如是即今爾小人得以寬其手足而安於耕鑿君子一其  
心志而安於絃誦者何莫非候養之教之之功而不知候之所以自處者豈弟  
本自天衷廉靖由於家訓凜冰蘖之守居凋敝之鄉有琴自理無鶴可携憶昔  
冠警登陴鈴鐸之聲接乎鄰境候偕弟次公閭仙吟和不輟余有次韻香焚子  
夜明如日蘞茹公餘凜似霜此則候之所以去萬年君子小人不知而候又畏人  
知之者其繫人去思何能已矣宜爾躡躅傍徨共灑攀車之涕云

年家治生葉應震頓首拜撰

武義縣知縣泰器趙公自著事畧

趙子自武義歸今且七年所矣一日乘暇疏其行實付諸子使藏之既又授冊  
長子連使文之以待他日之狀連等謝不敢當趙子笑曰萬古一浮沤耳彭何  
壽顏何夭達人固均視之何傷乎予讀陶靖節書彼為文以自祭為誌以自銘  
千秋之哲人韻士也謂爾父不如乎且親有美必謹書之亦人子責也何狀之避

而不為乎且我已卜兆域自作壽藏此日之事實即他日之行狀也文之而善使吾觀之而樂焉又奚不萬年也於是漣等不敢辭越數日抱冊來余披讀之其詞曰以大人之命小子何敢辭雖然以管窺天何當於萬一也惟大人其正之今如大人命書於左

吾趙氏世居昌陽邑北八里許鳳棲里吾五世祖開國伯兆域也自金熙宗以來至今科目未歇葛藟之庇蓋五百年如一日也十四世祖諱江由鳳棲里再卜城南古城達祖景輝祖可梁祖咸昭穆妥侑焉吾曾祖封中翰耀寰公暨史太孺人體魄俱降於此是地回龍相傳邑之舊挺城今為吾一門佳城云大父黃澤府君以前丁丑進士起家中秘文名洋溢海內慕名節者至於今不衰大父生五男或甲第或恩拔或秀士俱不失青箱澤有後弗棄基其謂是與吾父諱隆字次公號泰器生於天啓之庚申與伯父為同胞皆出於姜自幼聰慧書過目輒成誦年甫象尗詩文音律皆精先生長者咸器之年十四遊膠庠試輒高等稱知名士年十六吾母王孺人來歸乙亥大母姜太宜人病故丙子子漣生是時張太宜人歸吾大父為繼室吾父與母事之一如所生壬午伯父鄉薦癸未城有變吾父項後受傷得不死痛大父慘殉哀毀骨立同伯父理喪事皆

如禮赴闕請卹典獲贈光祿寺少卿是年父二十四母二十六父身被斂創  
吾母日夜炊藥餌治刀瘡重以大父含殮艱難勞瘁亦難為情矣乙酉子溶生  
時方避難東山吾母卧車上乳哺戊子子洙生父僻居牛口母自為撫養慈母  
之恩報有難盡者數年來矻矻寒窓延師以教諸叔張祖母丁庶母同居夥食  
居處飲食皆吾父母躬自拮据里人聞之稱孝友大父孝廉十八年讀中祕書  
無多日止遺良好泊一莊伯父耕焉餘有石田苗草相竊吾父同諸叔棄之大  
父修文後原無家器即有一二簋釜吾母悉讓長嫂耕讀牛口與諸叔同居吾  
母恒以諸兒之糗糒食之而吾父亦以舌耕助燈火諸叔泣手澤之存奮厥志  
益重吾父焉壬辰伯父成進士辛卯吾父恩拔丁酉朝考取第一出己丑會元  
左虞孫先生之門戊戌三叔連捷癸巳子汝生辛丑謁選得金華之武義邑地  
少山多士樸民頑父催科中寓撫字流民復還立聲應社士風不振特立儒圖  
不得與齊民伍武義東四十里名茭道驛為東甌孔道偏僻之師迂路入縣蹊  
蹣不堪父申請上憲禁止枉道永刻碑帖民無雞犬驚焉至剪道蠶懲縣舞文  
吏完人婚娶與夫賑飢民恤寒士有己刻熟水紀畧可考武林名士選紀畧重  
刻大觀僉稱風流邑宰也吾母語吾父曰君任三載輕刑薄斂好客禮士又好

恢諧能面折人過但聽君強項之言不受上頤指牧豎之禍將在君矣願君勿復出口甲辰三月十九日忽有暴客入署持短兵見兩人戎衣若叛卒者吾父操刀刃賊額母出呼援洙兒赤身刺賊賊逃走旁一賊奪父刀傷吾父面衙內有健仆斫盜胸盜帶血踰牆去乙巳府廳以外盜聞奈同城武弁誣捏內盜撫軍執此被論仍別使捏欵令請托則已否則大不便父笑曰吾無黃頭郎嚴道郭況金穴焉能辨此遂解任羈棲金華七年手纂通鑑手抄史記輯詩槧一部重訂先大夫春秋四傳作四書齋月講義十九子與離騷皆手抄選誦三唐詩古詩紀皆有繕本八體音律更寢食以之矣己酉父走浙之新城有舊同寅亦至意若望其大有造補此庫務者乃月餘無所得窘甚父惻然曰是地豈吾塋斷乎何得以私利薄交情乃盡出其新城之囊約百金助之庚戌父同洙兒走淮上見一人守死媯江邊大哭父遣洙兒問之曰死者吾母也中途求半橐不得何以家為父憐其嘵獨命以四兩贈之壬子秋三叔典試入閩反棹嚴州見吾父旅寓江樓曰兄之蹠蹕而不歸者是吾責也出千金記算簿書始得脫然共覓舟而回父還家計出外十八年見石城叔第四子下拜訝其纍纍然偉丈夫細訊之知為伯侄四立吾父出門時此子方四五歲父母俱亡吾母憐其無

依育之如己子、今已畢婚矣。於是父感吾母之德而更喜。嵒叔之不孤、父歸里數年、香山白社賦詩聯句、閒居閉戶、猶如金華著述。有孫七人、日口授尚書課、讀五經、教諸兒待人接物、擇交馭下、過庭繞膝、則談上世老人事、或宣先世格言、令人解頤、論及八股、復取先輩文選擇使明理路、機到即自操觚、較先輩更勝。一日遊瀛海、遇故友困於途、即解單衣服之、又贈以酒資、其人感謝去、父母生平行事、未可殫述。今父命兒輩大畧言之、兒輩故叩下執筆而載之如此、惟大人其正之焉。

男子漣等敬述

太常寺少卿閻仙趙公墓表

太常趙公諱峯、字叔公、別號閻仙、為昌陽望族、其太翁先生諱士驥、號黃澤、由前丁丑進士、授內府中書舍人、崇禎間與包長明、陳大樽諸君子同以文章名、海內、癸未殉難、迄今邑人稱其忠烈、為無忝所學云。中翰公生五子、公行三、中翰公盡節時、公始八齡、苦志好學、試輒冠其儕輩、年十三補博士弟子員、事親孝、兄弟睦、居心正、處事寬和、不宿言諾、不繚利欲、伉爽直朴、有古君子風、與子以文字成知交、寢食與俱、名雖異姓、同胞無以過之。甲午公年十九、中副車丁酉、戊戌聯捷成進士、壬寅筮仕、得粵東之瓊山令、瓊多豪猾、賦稅累欠無算、前

令不能治。公下車經營撫字，擇其尤悍者重懲之人，皆樂輸恐後。不歲餘而數年之積逋全清。以特薦擢儀曹。己酉榷稅淮關，商人不困於途，貨財胥吏罔敢干以私。壬子典閩中試，極意搜羅，時稱得人。壬戌督金陵學政，力絕竿牘，務取真才。一時童子老牖下者，悉入黌宮所拔，皆知名士。其後聯翩登第者，指不勝屈。江左文風從此大盛。士人以為公慎廉明，為南國所未有。還朝日，多士相率送之，往往皆感歎泣下。香煙絡繹數百里，不絕至今。碑樹道左，祠立江干。十四郡之生童猶稱頌不衰。丁卯冬，總憲少保于公疏其事於朝。上嘉嘆久之。親書公名屏上。戊辰補福建興泉分藩，未之官。特旨留為光祿少卿，轉通政左右參議。再擢太常少卿，提督譯館，實心任職，官無廢事。聖天子心識其能，將大用公矣。己巳會東撫錢珏被逮，謫戍遼左。慷慨就道，君子惜之。元配高恭人亦女丈夫也。適公時食貧茹苦，相勉以義。凡公讀書以及居官，佐其憂勤，勵其廉隅。恭人內助力居多焉。公被遣，恭人慨然從之慰公曰：吾家食國恩厚矣。風雨雷震，皆君惠也。君何惑焉？公亦相對怡然。七載之間，艱難備嘗，毫不以介於意中。辛未春，公疾，忽作飲食湯藥，恭人親為經理，勞瘁成疾。以乙亥三月初七日先公卒。公哀甚，遂於是年九月二十日相繼即世。嗚呼痛哉！人孰無死，貴

得所死耳。公事親不愧孝友，出仕不負朝廷。死何足為公恨？而余之不能不為公悲者，蓋余與公生死患難交也。公病余不及問，公歿余不能見冥冥之中。負此良友，靜言念之不如無生，固不徒車過腹痛之傷為足以謝我知己也。丙子有恩例，遂臣皆蒙放還。如天聖德，率土沾被，而公已不及待矣。嗚呼痛哉！

公有子二人，長子泗，次子滂。扶櫬歸里，是年十月十九日，與高恭人合葬於菜邑城北二十里旌旗之陽。子泗能文工詩，足世其家學。後六年，辛巳以疾歿。滂亦翩翩稱令器，於骨肉情愛尤篤。泗子華方幼，滂為之盡心撫養。至於成立，滂子弘少年英發，軒然見頭角。公之有後焉必也。公葬時，合肥李文襄公已為之銘矣。庚寅春，滂及子侄輩復謀有以表厥墓，而屬余為之文。余誼不可辭，但愧不文，勿能揄揚其萬一。不過以公之生平叙公之始終，使百世後因余之言，想見公之為人。余老矣，旦暮見公於地下，庶幾借此以見余兩人之存歿無間。而公之不朽於古今者，亦未嘗不即此而在。是則後死者之責也。後之觀者，其將有感於是文。

康熙庚寅三月穀旦八旬老人孫熙頓首拜撰

號西山康熙癸卯舉人本縣人

高公澹人事多不法，郭華野先生欲彈之。高公晚，吾伯高祖緩煩，吾伯高祖為之力請，郭公諾之。當即焚草矣。乃於次日早朝劾之。高公憤甚，適吾邑孫西山先生以孝廉居下位，有才莫展。吾伯高祖與同邑高福山鹿鄧平馬冠以郭公連名薦。

諸東撫東撫錢金為風憲所列而疑郭公授之意遂以薦書上以為囑托不遂故嗾其屬劾已上覽竟不以為意而高公之黨乃巧合趙高鹿馬事為罔君之尤上怒奪郭公職戍諸公於邊

侄元孫辛彤誌

先四叔曾祖樂安縣教諭續姚公行誼

先四叔曾祖崇張太恭人所生也崇禎丙子太恭人歸我高祖庚辰生四曾祖甫四歲而忠毅公殉邑難乃避地居鄉又以土冠為亂西南避兵顧艱難流離中兄弟自為師友不廢學公生而玉立眉目清朗筆墨秀發又博古力學長於詩賦諸兄皆以遠大期之太常公衡文江南江南士風桀驁有不服則榜書揭於通衢獨太常公試牒所臨諸生輒貰酒登高樓叅定甲乙以驗內之取舍未幾試案出而內之所次一如其外之所預定者則皆狂呼大嘆以鳴得意時太常公總大綱而已公在署實操冰鑑遇奇古之作閱卷諸公或攢置不錄公取而丹黃之評斷之拔置前茅果出名下自是奮筆可否無不中其肯綮諸公皆作壁上觀也無如時命不偶弱冠而入庠而食餼矣至大試輒不得僅以康熙壬子拔貢教諭樂安十餘年丁張太恭人艱已老而重聽不能復出矣末年僻居鄉墅時陶咏以自適所著詩詞尤多號夏雲集每當大比之年後生小子輩有扶搖而起者猶感憤激發以自傷云

先高祖朝城縣訓導龍門公事畧

侄曾孫起檀謹誌

康熙辛丑春吾高祖卒於朝城學署迄今百有六年生平行實余馬能識然吾曾若祖所傳者先君子每詳言之故得述其畧焉先高祖諱崶字龍門號中公又號幼公太高祖節愍公之少子也與伯高祖閻仙公同出於丁太宜人崇禎十六年二月初六日大清兵破萊陽太宜人逃出城外於三月初四日生吾高祖於馮家泊山莊距節愍公殉難時僅二十八日耳廬舍邱墟倉箱煨燼大宜人與嫡太高祖母張太恭人居漏濕中共哺育之有生之初遭遇如此不已為他日兆乎初太高祖母王恭人卒無出繼姜恭人生伯高祖眉魯公仲泰器公張太恭入其再繼也生四高祖續姚公我高祖總角時眉魯公顧而言曰吾兄弟皆習儒業無一知家人生產者非長久計五弟體豐偉可令理家務事農畝庶治詩書者無衣食累泰器曰耕讀固不可偏廢然五弟遺腹子遽令改業無以對先人且安知紹先志振家聲者非即此人乎於是從泰器公受業焉辛卯泰器公貢入成均壬辰會考歷下而眉魯公亦於是春成進士是時誨我高祖者惟閻仙公耳癸巳年十一仍受業於泰器公眉魯公已銓受萬年令矣

甲午閻仙公中副車丁酉戊戌聯捷成進士秦器公以朝考一等用知縣旋蒞任武義我高祖與續姚公以兄弟相師友朝夕切劘嗣續姚公入邑庠壬子拔貢丁卯授樂安教諭我高祖亦先於丙申歲補博士弟子員次年科試優等補府學增廣生員家門大有起色孰意眉魯公以拙於催科勒令休致癸卯閻仙公筮仕得粵東之瓊山欲携吾高祖之任以兩母留養不果行丙午閻仙公擢祠部郎迎養兩母我高祖奉丁太宜人至都越年餘以太宜人思奉嫡氏遂東歸癸丑眉魯公謝世乙卯丁太宜人卒我高祖與閻仙公哀毀骨立感動鄰里戊午除服補廩食餼壬戌閻仙公督學江左我高祖與續姚公偕行借以周覽山川開拓心胸馬甲子肄業成均滿授訓導己巳閻仙公以薦書被誣謫戍遼東當時親族戚友多避去不顧而我高祖從行萬里與共患難者七八年至丙子護喪歸張太恭人扶柩痛苦氣絕復甦庚辰正月二十七日秦器公又病故吾高祖哭之哀水漿不入口者數日蓋吾高祖之所以得讀書為文學中人者泰器公實左右之其哀固發於中情也是歲十月復丁張太恭人艱哀毀一如泰丁太宜人時一時外侮紛起真有不忍言者矣先是吾家祖產有牛口地數百畝良好泊地千餘畝郭家圈地數百畝我七世祖母史太孺人治家勤儉又

益郭家園地四百畝茲數處者析產時諸伯高祖分耕焉我高祖以生於馮家泊遂以馮家泊之地除荒場外僅四百餘畝而稅銀則三十餘金每至年豐穀賤時則艱於輸納我高祖家居日少一切事宜悉委仆輩自康熙十八年後國課全虧三十九年四十年間邑令嚴追比勒限清繳遂將熟地全售去稅糧亦皆過撥宵小乘間生心將所餘荒地一併印去奴仆逃亡食指日繁無以聊生幸我伯曾祖文水公尊闈仙公遺命令家人每歲助銀百兩雜糧三十石繭紬十足以故康熙四十三年歲大飢猶不至歎星留也嗣後伯曾祖棄世伯祖東野公年幼家道中落不能照常供給我高祖亦於康熙五十三年司鐸朝城私計庶可支持孰知歷任八年竟卒於朝囊橐蕭然柩不能返我曾祖寄信東野公費五十金迎之始得旋里葬馮家泊之東鳳擣埠頂距生於崇禎十六年癸未卒於康熙六十年辛丑享壽七十有九嗟呼我高祖有生之初既不獲睹父面尚幸兄弟眾盛可相扶持又不獲同居聚處焉傷矣朝夕勤誦不獲一第而又遭家不造喪敗壹更至於田園蕩盡匏繫冷官沒身齋署柩不能歸何其悲也此子小子當日聞之不覺涕零今追憶之猶不能不傷心而泣下者也述之願子孫之勿忘焉耳

元孫辛彤謹誌

鄉飲大賓仁菴趙公暨配王孺人傳

雲化進士  
德清知縣  
李

頌  
西音

仁菴趙公諱吾麟字子祥別號仁菴平谷大令馭黎先生之孫贈教授佐目先生之仲子出為伯父孝廉夢日先生之嗣配王孺人為明經王甫先生仲女公幼穎慧天性尤純篤過人崇禎癸未夢日先生以公車卒京邸公聞關千里扶柩還鄉以家國多故藁葬塋側至明年三月鼎革公年甫十七外有雀鼠之爭內有仆隸之變仰天長號幾不欲生幸孺人適賦于歸而相慰相弔也兵燹甫定四壁蕭然孺人曰是無憂君但下帷攻苦衣食事吾自當之公感其意晝夜淬厲學業大進未幾學使按臨公遂入庠書香幾墜而復興孺人與有力焉庶母王無子女公與孺人養之善既歿為治期年喪人皆義之先是嗣母李孺人之歿公方幼夢日先生之喪亦未盡禮是二者公終身有隱痛因糾族人為報本社歲再奠月再會訓諭諄切宗屬以睦筋力既衰晨夕猶拜禮家廟其諸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者與歲乙亥邑舉善士眾以公應邑令蔣公天麟給匾旌門嗣行鄉飲禮以公為正賓公與孺人皆賦性慷慨不以艱窶易慮生平恤孤賑貧遺金弗取買仆焚券嫁婢及時載在口碑一一可數子薦明經孫成進士僉謂大節克敦積善不倦所致也公享年七十有九孺人享年七十有八

候選主簿槐亭公行誼

公諱吾蕃，字子庶，號槐亭。父獻苞，公卒逾三月，母周孺人始誕。公幼警敏，四五歲時，嘗於母前問父年齒形容，母奇之，因告焉。由是忽忽如有失，中夜輒泣。醒問之，則曰：「吾父來矣。」稍長就學，過目能成誦。未幾入太學，考授主簿，誦讀仍不輟。逮值閹賊之亂，奉母避難村居，竭力供甘旨。於學業始疏。國朝定鼎，復奉母入城，奉養之餘，以課子讀書為務。洎諸子學業漸進，輒喟然曰：「吾少失怙，中歲復廢學，嗣書香者將在若輩乎？」取先正文鱗次几案，不憚委曲詳盡。至丙夜不衰。長子振，次子掄，年皆弱冠，偕遊庠序，見者榮之。公性和厚，與人交能誠。家計稍有餘，即以佐宗戚之不給者。尤喜獎掖後進，其嗜學之心，老而彌篤。云壽至七十七歲而終。

雲騎尉統萬公行誼

公諱先甲，字統萬，驥果有胆氣，幹力過人。不喜讀，幼在塾，嘗憤然曰：「大丈夫當學萬人敵，致身通顯，安能終日咿唔，作章句儒耶？」遂辭去，與同邑李太初講武藝。既成，會明季賊首掃地，王聚徒為民害。公與太初率家丁數人，乘夜攜其巢。

侄七世孫澍謹誌

親斬於陳。甲申土寇入城，殲令及尉。又與太初率鄉兵討平之。己丑，寇復至，衆逾千。太初引數騎馳入賊營，獲渠魁火龍王等數人。公率眾乘之，賊乃大潰。悉奔馳，自是相戒無犯境者。公以功授雲騎尉，不就。製裝遊吳越。時天下初定，響馬肆行劫掠，大江以南尤為盜藪。公往返六千餘里，手不持寸鐵，偶遇之，輒呵曰：「吾趙某也！」皆遁去。經營數載，家逾萬金。年七十有二，以壽卒於里。

經七世孫濤謹誌

文林郎東昌府教授青嶽趙君傳

嘉化人  
檢討

丁曉仲昭

文林郎東昌府教授青嶽趙君考，終於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年六十矣。越三月，其嗣君曰質，持君狀來乞傳。余念姻好重重，未肯以病辭，乃按狀而傳之。傳曰：君姓趙，諱自立，字子卓。青嶽其號也。先世萊陽人，遷霑隸籍。自德至諱思睿者，為平谷令。子三人：長際昌，萬曆壬子舉人；次奕昌，諸生；次運昌，附監生。國朝詔授吳縣令。引疾弗仕，是為君考。以君貴，贈如君官。子四人：君為長，幼聰慧，過人。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旋以冠軍食廩餼，值家中落，茹淡攻苦，經術大進。順治庚子舉於鄉。丁未會試，以明通授教職，得濟寧學正缺。初抵官室，蕭然俸微，不足供朝夕居處之泰然。不以屑意，與諸生約訂章程，獎其率訓。

而督其不率訓者士風蒸蒸日上未幾丁外艱服除起補萊陽縣教諭萊趙氏  
自出地也俗喜爭訟君乃先期置酒會族人定家規或有誤犯者族長即以家  
法治之由是終君任子姪鮮以事質公堂者已而遷東昌府教授之任則葺學  
宮新祭器諸生欣然樂從不數月而工竣撫憲施公給匾獎勵薦列末上而君  
無宦情則賦歸去來矣君三任為儒官廉潔自矢脩脯外無他取督課之嚴雖  
歷三地猶一邑故其去也諸生咸泣送之君既致仕設帳於家邑中後進多所  
成就蓋與濟與萊與昌三庠之教澤相輝映也君事親孝葬祭皆遵古禮待諸  
弟友愛無間與人交久而能敬嗚呼此非所稱篤行之君子也與

先祖候選縣丞秋浦公行誼

祖諱子泌字鄰思號秋浦曾祖萬年公長子母劉孺人卒時甫九齡二十一父  
又見背仲叔父母撫訓成人祖父天性忠懇以純懿自矢尤篤倫常康熙己巳  
以叔父官太常獲謫慷慨赴難至則有遼左之謫時值嚴冬命下即發功令  
親屬不得隨行祖父詭他姓不避寒沴跋涉從之飲食扶腋左右供事不遺餘  
力太常公自筮仕後未經蹉跌當此抑鬱憤憾之中嘉其勤勞顧而歎曰疾風

勁草不意得之此子擬割膏腴以賜祖父跪泣曰兒豈以利來耶辭不受及抵  
奉天從祖子泗子滂得侍而家之外侮紛起矣太常公命吾祖歸禦委曲調護  
難平乙亥聞叔母高恭人棄世叔父亦沈綿牀第乃再出關以省謹侍湯药無  
何太常公不起會兵征西域祖父匍匐入都哀顰當路奏開捐馬贖罪例乃得  
旨赦還扶柩旋里竭力襄事終始不懈士論以此多之祖父幼歷艱苦入庠後  
即授例入成均秉持家政內而繼母陳氏庶母蕭氏調劑和平為諸弟娶婦為  
幼妹遣嫁家務叢集外而應酬世故期表裡無憾不暇為章句學而不廢披覽  
末年祿仕不遂生計蕭索辟地鄉居時吟咏以自遣每為子孫講說學問之道  
以發於性情者為貴云年七十三卒詩有竹居集乾隆十七年貤贈文林郎

孫起檀誌

七男郡廩生子汝墓誌銘

嗟余不德弗克凝茲天庥而降之戾人倫摧傷乃在暮景矣前之歲癸亥喪我  
老妻入室無托息身如寄以諸子趙承延至今慟未定而又奪我季子汝乎傷  
哉汝也汝則賢者也賢無祿又無嗣天之於賢豈曰無心任所遭而歸諸命乎  
又豈賢者之自立無當於天心其誠然者無以自必於吉凶善敗間耶或別有

所以程量之者耶嗟呼吾汝則誠賢者也夫服象美章身為度世所稱翩翩吉士乎而汝曰不然吾生平所以重輕者不在此也吾不衷是慎耳苟反躬無歉雖布素可矣余素任率口無諱言鄉之中謬曰直也激於詞不少容蓄諸子弟以為快而汝無快焉有間則啓余曰人有過吾弗正於未然救於將然既已然矣從而暴之望人以君子而先處人以不肖得無激而傷厚乎大人持世以言胡不度其可受而誘之使納於道與余奇其言以為苟合也從而察其私則實踐者也口不道人之短家之人以為然也國之人皆以為然也汝誠賢者也嗟吾汝居已約為無以自恣也絕非分以求安故於世無浮慕無畔援眾所趨汝若避之眾所畧汝若謹之其於學也亦若是嗟吾汝吾有汝固日冀其嗣吾先型者也其潛心致力將深造焉庶幾先大夫之所以為人所以為文者吾以為先大夫之啓佑在是也曾啓佑是而速之疾與汝至孝其居吾側亦猶是家庭宴處之節耳而若有所深慕於中者也又若有所甚詳於外者也吾之起居吾不自覺而汝早已得之晨夕間若深恐吾有不足於中而思有以啓之者慟哉汝也自癸丑吾無入室之歡而汝之所以曲體之者至矣曲體之而其心滋苦矣疾是以作也嗟乎性孝若此而奪之年乎嗟吾汝於倫無乖於世無忤可不

謂藹吉者米而何以奪之年耶、汝不妄交不計利不有私財用物必當性尚儉  
而非嗇也、汝之交楊大木家貧汝嘗解衣同其匱乏、其長兄子漣今年食少粟  
汝在病中令其婦納穀十石歸漣汝固無厚蓄也、誼所當盡其用物以為道矣  
嗟吾汝生平無不道之言無不道之行而報以無年以為命乎、汝之構是疾也  
余初不知汝固不使余知之也及疾甚吾侄子泌始以告而已療莫之瘳汝猶  
惧重吾憂雖未安曰安也雖未食曰食也慟哉至孝若汝天不鑑卒使亡矣吾  
不復有汝矣汝亡國之人罔不慟心者曰汝無死理何以得死天固不宜使汝  
死者汝竟死矣汝無死理汝雖死猶生也乃吾不復有汝矣慟哉汝生於癸巳  
正月初八日子時卒於甲子十二月初十日午時年三十二娶高氏無子汝死  
高氏數以死從余以汝之賢不宜無後以我第三子子洙之次子名芃者立為  
文後高氏斷以義乃不死天乎汝果如是已乎銘曰是亦足嗣是亦足壽非  
汝之自絕於天也可以無疚生為人慕死為人慟乃汝之所以為汝也庶其論  
定

勅授文林郎浙江金華府武義縣知縣

